

閩都別記

第 拾 伍 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五目錄

里人何求纂

- 第二百六十三回
- 第二百六十四回
- 第二百六十五回
- 第二百六十六回
- 第二百六十七回
- 第二百六十八回
- 第二百六十九回
- 第二百七十回
- 第二百七十一回
- 第二百七十二回
- 第二百七十三回
- 第二百七十四回
- 第二百七十五回
- 第二百七十六回
- 第二百七十七回
- 第二百七十八回
- 第二百七十九回
- 第二百八十回
- 第二百八十一回
- 第二百八十二回
- 第二百八十三回
- 第二百八十四回

麻喇國叛華人歸籍
水蛙精取書生口液
鶴齡考試因戲被黜
劉鶴齡捷取蘇州月
劉鶴齡辨盜答帝對
除怪疾鶴齡報舅德
蛙化萬排字配血食
收石龜天師解絲帶
除蠱毒白姬歸臨水
三保下西洋局鐘寶
取鳳蛋費禰任害命
救白鷺蔡苗得奇報
鄭和釋長樂縣儒士
永樂帝遣使封中山
明縣令讀詩辨溷盜
除叛臣永樂取安南
于謙奮六軍保社稷
河徒刺勸夫除奸瀆
正統帝復位冤斬于少保
成化龍江直阿丑進諷
正德微行熬山折卸
施抱蛋計伏雲中風

哈卜滿卒明帝褒封
劉鶴齡得水怪寶丹
白妃暮色得雞脫凡
猪婆龍禍嫁獺頭龍
江若海升官生怪瘡
口無憑永樂殺蛙精
帝殺姦疾愈封真人
擊員扇蓋最奮鐵鎚
吞金蠶蔡廷感元君
貓霧救太監離台灣
討寶鐘拉沙鑿沉舟
湊三寶太監始回朝
蔡荊為琉球國世臣
蔡姑婆回閩遇臨水
敏紅橋聯句贊乘龍
寵權閣正統陷土木
姚銑借五雲認英宗
楊御史善辨接聖駕
石亭論奪門激反建功臣
正德旌劉謹一清定謀
鄭唐談諸官豪賄狗
設湯墨策餌李金蛟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五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六十三回 麻喇國叛華人歸籍 哈卜滿卒明帝褒封

却說葱嶺阿罕得兒因慕富貴思凡投胎於麻喇國爲王女獨眉和尚知之又遣白雞亦去轉世依舊追隨不離白雞被棕拂一刷卽化去魂遂麻喇王船至國適有杜雞在窩中抱蛋魂便投入轉生出世仍是白雞雞原來夫人阮氏在葱嶺產下一女卽阿罕得兒轉世撫養因其面貌雪白遂號白姬那白雞大女兒之則笑不見則哭只將白雞日夜留在房中作伴與之不離那白雞亦相隨不去時刻伏於女之前前有時乳母抱女走一步雞亦隨之宮中之人無不稱異將女呼爲白雞小姐哈卜滿接坐十餘年王太夫人壽過六旬病終哈卜滿同阮氏夫人哭泣盡哀禮盡喪祭惟暗將巴楞人內宮母子婆媳始得會面追錄老婢之功甚厚常留相父郝元在內與巴楞相會外而君臣內實父子郝元常說不可如是行爲倘走漏風聲被前王本族知之必會兵來討則災禍不少矣哈卜滿答曰內宮所爲之事外怎知之卽被外知究亦何妨之有舜棄天下如敝屣何況小國爲盟主郝元爲八國之都國師自此八國和好義同兄弟野番不美之至幾十年八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皆都國師之力無不佩其德化無何郝元無言將死謂國王曰臣死後禍必至無別可解惟投鄰國求之保護送歸中國可矣言訖氣絕哈卜滿以父禮治喪被麻杖或問其故哈卜滿曰相父卽父也效中國成王之報周公也雖如此解說中外亦疑之至巴楞亦死哈卜滿仍以母禮治喪中外加疑暗查訪始知以牛易馬之事時舊王之族皆領重兵分鎮海外因聞此風聲各會齊商議曰怪底是今王不是前王之親生血脉乃白面

鬼所生故形容異樣將來皆傳白面鬼之種我們黑面之正支必屠滅無類若不早興兵討之根本深不易除矣遂先立先王之弟爲王約定時日一齊合兵去剿除白面鬼之種討回王位原來起先那元在日多發探子去打聽各本族有無動靜茲探子聞之大驚欲通知那阮芮僕樊五姓之家屬同逃因各族之兵已至國中不及通知只自抽身由後宮門逃出走至鄰國將前王太夫人所謀巴楊之舉一一告訴今愿退還王位只求保護退回中國隣國之王卽知會各國頃刻亦會起兵解救那各鎮之兵擁至國中無之攔阻將五姓之家屬盡行拏住尋哈卜滿不見各處搜尋至一同誅滅五姓皆係子襲父職遇有白面卽拏正搜索問七國兵亦至問諸弟姪何事與兵答曰本國位被白面鬼冒佔親族會兵來討衆國王曰此事中外皆知係前王之王夫人謀奪中國種爲己子接坐王位并非中國人有心冒佔今領兵來討正當衛主哈卜滿亦白愿退還朝位同中國之族同歸中國今卽送其回去朝位仍還汝族自立新王倘欲害之我七國不依先來攻滅汝等再奉哈卜滿仍坐王位汝等可自議之諸弟姪因見七國爲之保讓想難犯衆怒俱各依從衆王又曰既然依從僞王哈卜滿現在我國可將被之夫人子女家屬及五家男女同歸凡國之錢糧倉庫應行一切交還新王惟內宮之金珠財物等件均是僞王之私蓄亦盡付他爲盤費用度如人少一個物少一件我各國亦不依諸弟姪不得不從卽令人帶出之五家男女又用車搬運財物已備大海船裝載七國又各送財寶其船大過紅毛至三晝夜方盡又撥識路之水手舵二七國之兵紮住俟其開船因船不卽開問故哈卜滿等泣曰未別生前父母墳墓衆王卽撥衛護哈卜滿男女前去哭拜各墓訖又拜各國王始開舟而去七國掣兵皆回新王接位皆不必言只說回船中國先前五姓只五人往麻喇國歷有四五十年男女共傳六十四個那白姬已十四歲與白雞時刻不離前被收禁時雞與人相隨亦不放船中所募舵工水手共二十八個皆在地人形奇狀怪盡如夜叉等無以番國稱中國尙遠船至洋面至半年餘始至交趾國問知中國在北又請交趾國在地之人幫舵行數十日始至中國廣東洋面又遇大風被吹至五虎關外五虎卽福建地界哈卜滿打聽知已到福建卽大喜

打算由此登山船遂收入閩安鎮人見大番船至港異之該處地方官來查詢哈卜滿同五家在船已商議定了說是西海麻喇國王哈卜滿因位被族叔佔奪無處可投率陪臣各眷屬航海來歸附天朝等情由遂開列姓名惟哈卜滿不改五性改作哮遠裔魁益地方官據情上報各上司藩臬各憲聞報即令帶送驗訊哈卜滿同赴驗並獻進珊瑚樹夜明珠通天庫各寶驗訊無異即具表奏並各寶遣使賞奏朝廷請旨定奪一面將哈卜滿眷屬男女安頓在通津門大公館中舵工水手安頓在法海寺旁巷內船泊在大橋下內港其哈卜滿五家人等由街經過人見之無不稱眉清目秀不亞中華人物及見衆舵工水手以爲帶鬼皆驚病有孕之婦見之皆驚冲生下鬼子地方官遂禁不許出街把門封鎖水菜由寶中傳進今法海寺旁之番鬼巷即早年安頓水手舵工之古迹後因番鬼字不雅改爲宦貴巷其哈卜滿所坐之番船又大又異遠近之人皆趕擁看今大橋下名番船浦即當年泊番船之故處也時水樂帝十三年福建差官費表至北京帝閱表甚悅收納貢寶即批着哈卜滿等入京引見封爵表下到福州不意哈卜滿忽得病而卒閩藩又遞報卒之表帝憫甚賜諡爲康親王葬於閩山春秋致祭按日給餼諸倍臣皆食廩於官以恤柔遠勿缺等批降詔到閩藩司將哈卜滿葬於西門外草市都茶園山按年有司春秋致祭五姓皆食廩於官遂人漳州尋訪本宗因元朋交際人人避亂無處可尋其舵工水手仍配原船裝糧充裕給照送大洋聽之自歸本國矣麻喇王子感天恩恤厚內院建一座望京臺遙望登臺望北朝拜又去法海寺拈香禮拜如來時白姬已長成白雞大過白鶴時刻不離常至法海寺行香人皆見之無不稱異贊其端莊因乃誓女雖顯宦鄉紳無敢向之求婚正是番女不思歸故國明珠永古投深淵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四回 水鷄精取書生口液 劉鶴齡得水怪寶丹

漫說麻喇國歸附福州哈卜滿卒蒙皇恩優恤先講長樂縣芝山地方山下有二潭一在山南一在山北乃昔

有二龍白者在于山南之潭因名白龍潭黑者在于山北之潭因名祥雲潭常有人於潭邊獲蛋壳大如斗即龍之卵壳也近鄉有一家半耕半讀姓劉名吉梅妻江氏長子名鶴壽料理田園次子鶴齡十四歲生得甚美人見之無不稱爲潘安再世時送在隔墩村學究林順儒家讀書往來皆由祥雲潭經過潭邊有橋不通大江那日在橋上經過有一個赤體小孩趨至揖曰

劉學士

會做人

行過賜我一口涎

年少登科中狀元

鶴齡因見孩童生得聰明又說得好聽遂吐一口涎與之那孩童卽伸雙手來接將涎捧至橋下石盾邊自口吐出一粒湯丸大紅的在雙手翻弄左手丟於右手右手復丟左手兩手互接弄有許久仍將此丸含在口內鶴齡倚欄看之問曰所弄是何物孩童答是丸因閑無事來玩耍又曰要我口涎何用又答曰有水纔光滑去接便捷又問曰口水汝自有何須向我乞取又答曰我口水少要討來湊汝自行過卽唾一口與我我去接與汝看鶴齡終是孩子心性被這孩童哄說有理遂信之不疑自此有行過卽唾一口與之但處行人甚少路徑又僻有時遇着人孩童便走躲問故伊答怕父母得知打罵故不與別人看見也鶴齡亦信之以近處之孩亦不爲意誰知鶴齡自上學起一日瘦一日至秋更憔悴其父母疑是先生嚴責所致先生聞之氣甚亦想未及丁之子忽然衰瘦至此其中必有緣故那日鶴齡來學因問其平日飲食如何答事照常又問有病否鶴齡又答無又問或是在外玩要被人打傷或跌損否皆答無停一會又問或多唾涎亦能損傷平日曾否多唾痰涎鶴齡沉吟半晌答曰只走路睡與小孩童弄丸玩耍一日一次先生聞此訝問孩童要涎何用弄什麼丸涎乃人之精血怪道有此緣故乃至衰瘦如此地步言訖又究其孩童如何模樣係在何處玩耍如何問汝要涎逐細可對我說明不得胡說鶴齡乃說經過祥雲潭橋下有一赤體之孩童討口水接弄丸玩耍一日都唾一口等情向先生說明先生又問那孩童有多大或有時脫衣或常常皆赤體鶴齡答大纔有四五歲生得矮蹲頭仰目圓口潤腹大前白後青腳長手短從初見後都未曾穿衣他說姓田家在洋尾後又說家

在水裡遇有別人行過便跳入水裡不出學生不敢立久唾與之便來學堂矣先生又聞此說更驚訝曰此子非人家之孩子乃精怪變的幸我來窮究汝不然再至月餘汝命休矣鶴齡聞此亦驚問怎的是妖怪所變曰那里四五歲孩童子常赤體不去別處只在橋下取人睡去弄七丸夏天猶可冷秋亦皆赤體又家在水裡是精怪可知矣彼處潭中有龍潛存居人常拾斗大之卵壳此精必龍蛋變出異種化為孩童取口水去煉丹至他煉丹成時汝命無矣今汝去他必在橋下等汝且慢吐口水先向借七丸來看一接過手趕跑回家與我看便知是否妖怪只要手脚捷不要與他搶回鶴齡如教遂去那孩又在橋下見鶴齡至即伸掌向他取口水鶴齡曰我今日頭不能垂下汝可來乘取那孩即上橋鶴齡曰那土丸借我看那孩童口吐與看鶴齡一接過手便回頭飛跑那孩大驚尾追來拉鶴齡恐被搶去亦含於口孩子見丹入口即啼跳曰此物被汝搶去我命休矣鶴齡曰我未吞擊與先生看再還汝言訖飛奔至學堂敲門先生內問是誰外答是學主誰知一答應此丹即吞入腹內先生開門便問丹可騙來得麼答曰騙來了恐被搶回含於口中至此答一聲不覺吞入腹內今怎處先生聞之失色答曰若是真丹汝吞之便長生不老若是七丸人食之亦無害汝今再去看他如果是丹被汝得去他必死他若死可將其尸埋於山中不可暴露若是人家孩子必取土再作汝不可再垂口水與他鶴齡聽先生如此吩咐點首而去到那祥雲潭邊只見那個孩子蹲在橋上等候見鶴齡來匍匐在地哀求還丹鶴齡曰我含口中跑去誰知吞落肚內令再取上來作有何不可孩童聞說治頂問是真假鶴齡答真不是假那孩童便喪氣立起曰可惜數百年之若煉金丹一旦破汝得去我今生無奈之何惟是求汝將我身把木匣裝貯四向用鐵釘釘住放入水中浸一夜撈起取火焚燒燒焦了埋於土中如此行爲不但我死有托且猶致汝永遠無虞說罷跳於橋下石盾跳數下變一大水蛙死在石盾上鶴齡在橋上看孩童變水蛙而死驚甚想是精不錯又思先生令我掩埋他囑我備匣貯之又要釘鎖又要放在水裡去浸又要放在火裡去燒又須去埋何等費事叫我聽誰說今不管他他是水中之物推入水中便了誰來管他遂下橋將其尸拖入水

中誰知那水雞入水頭便昂起向鶴齡說曰可惜汝不聽我言念出四句云

叫汝所爲通五遁 緣何獨卸水中來 水中如我必不怕 惟汝難逃金刃焚

說完便沉而不見鶴齡又去食了飯又來學堂對先生說那孩變了水雞死去推入水又能言此四句殊屬不解先生聞而駭曰我說是精不錯亦不知是水雞精亦是龍卵所生憑他說何等費事推入水中有何不可惟他說汝難逃金刃汝須行正道何以爲災但此丹被吞入肚不但壽長猶能通變將來切莫忘我先生教汝得此金丹之功也但汝須當謹慎勿與人言也鶴齡答曰奴果能變通不忘先生之功恩原來此先生起先聞鶴齡所言知是何精所煉之丹欲令其去局來自服誰知却被鶴齡自行吞入肚中難以吐出氣得無法故囑其勿忘所教之功蓋水精臨死教伊通五遁鶴齡不知而先生亦不知也他說裝以木匣釘以鐵了水受火燒然後再埋土中此乃經過金木水火土之陶鎔煉精之魂遇五行過亦能返本復原其丹乃精之神氣所結若肯聽其行爲鶴齡皆五遁今只推入水惟能水遁餘四遁因未經過故皆不能殊屬可惜那鶴齡自此見水即能遁欲去何方心一想即化去先遁入富家庫房內盜出些金銀投贈先生從此先生留他在家與其父古梅說鶴齡因來住回家食飯被風吹日曝始至衰瘦不如留在學堂不用回家日日往返免受風日之苦又能安心攻書不一二年必能通達其父見說得有理即幫貼口糧撤補蓋與之鶴齡遂安心讀書均在學堂自得金丹入內肚不數時精神復元加更丰采其父母見之甚喜遂令其長在學堂勿回正是師言生瘦爲生捏父見子瘠聽子留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五回 鶴齡考試因戲被黜 白妃慕色得藥脫凡

却說劉鶴齡在林順儒先生家讀書誠天然聰明得金丹之力凡作課題時藝一筆成文再不加點何曾有長在苦讀不時遁去玩要或帶有物回來并不敢多取惟在富豪銀庫中取零碎數兩使之不覺那年因值歲考

之期赴縣府試皆列案首至赴考人猶未起稿惟他早已完卷閑坐等衆一同繳卷因聞人說今日三月三湖廣武當山玄天上帝聖誕天下人都趕去進香戲有數十臺鬧熱之至鶴齡聞之將已寫之卷潛遞至司案上便抽身由水遁去武當山看戲時各省主文衡乃是學道至衆生童各繳自卷司官先拾案上一卷閱其文甚佳有卷無人折看名字乃劉鶴齡也傳喚遍處查之又無其人欲取進無人來認即時將原卷刷出以爲假名重卷迨諸生皆出對門後鶴齡纔回仍至學道考內見空寂方遁出其先生因在外見刷卷異甚正在各處尋討忽見鶴齡訝問曰何處去玩要致卷刷出鶴齡笑去看戲又問那里看戲答武當山先生好氣又好笑曰福州考試去湖廣看戲世間都有此等人又答只看戲卽回亦來得名因貪看上帝後道之古跡纔遲了又問曰白白丟去一個秀才答曰

紙下功名輕似水 眼前美景重如山

一衿值什麼卽黃甲進士亦莫須有也遂同回長樂不覺又至科考之期又入考文章已完因先生再三囑不可再去玩耍不敢離位其題乃四十不動心因無聊將自己文章尾題寫數句曰若遇二八佳人在浴盆中洗澡現出胸中跨下問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寫訖將卷遞上試官閱卷甚奇才已經取進知至閱至尾幅見此數句大怒將其名字刷出先生又被氣將死一日在書館適先生友帶一幅番字來番字旁註有漢字其番字人皆不識因憑漢字讀之乃五夜漏聲催曉箭之八句唐詩先生問從何來其友曰乃省中麻喇王女寫的因舍弟爲木匠頭在他公館起蓋見貼在壁上與他携來的又問有此筆墨可知容貌何如又答聞舍弟說常見他纔十四五歲甚美無雙能說中國話逢人都見番漢字皆精常在樓中美筆墨有白雞隨在身邊人都呼爲白雞小姐又問曰既有此方貌必多人求之可受過誰家之聘麼又答曰異邦王女未肯輕許與人人亦不敢求他其友與先生談論帶字辭去誰知鶴齡在旁聽了默取紙筆照樣寫出八句番字先生見之訝曰番字被汝一看便能模寫果神童也鶴齡並不動聲色次日遁至通津門望京樓訪之適王女白妃獨自在樓排紙磨

墨執筆正欲揮寫大字忽見一俊俏書生立於桌前白妃愕然正欲喝問之因見其品格不凡不忍斤逐放筆走離數步鶴齡取筆揮寫紙上珠鳳王龍四大番字白妃見寫異甚暗思此處人怎知寫我國之字體又無踪必是神仙降臨輕聲問曰仙郎何來鶴齡不答尚有餘紙連筆寫漢書二句云

有心求玉杵 特到訪雲英

白雞見漢字又又佳詩句又雅因喜甚不避嫌疑另筆接寫二句云

若不嫌奴陋 護花鈴莫驚

鶴齡笑問曰護花鈴在何處白妃手指白雞笑之鶴齡又寫云

虎狼尙不懼 何怕此白雞

白雞亦接題云

若過不驚懼 長隨作字師

鶴齡笑曰欲學不難可先來學運氣再學運筆寫纔有筋骨白妃笑怎樣謂之運氣鶴齡笑對抱桌上便爲運氣白妃走開笑答曰此可不必鶴齡卽上前拉抱誰知那白雞伏在桌上假睡偵其欲攏身趨向鶴齡抓啄幸鶴齡走得快只啄手足如遲些雙目啄瞎雞仍擒不放鶴齡遂遁而不見時白妃色欲之心少明被雞打破暗怒恨雞破我千載之奇逢不卽殺却留他何用正在忿恨忽見一箭飛射至桌下被雞啣落一連五箭皆被雞嘴接雞仍伏不動駭異不知箭從何來仰首見鶴齡手執弓腰插箭立在櫺檻外始知箭是他發看雞去矢又閉目而睡卽趨檻前笑曰前說虎狼不懼怎的便敗北而逃只不過家畜殺之不用牛刀何必長號短劍叔甲而來尙被母兄得知廉恥何存鶴齡答曰不意此畜更勝虎狼不擊來煮糟食怎肯干休汝說殺之不用牛刀現今連發五箭皆被啣接可知其法力無邊若不見陣豈能除滅之乎白妃笑曰別人難禦惟奴收之甚易待奴去拏付郎殺之鶴齡喜甚卽催去拏誰知二人在檻外問答雞已偵知仍在桌下假睡白妃遂于桌下將

爲舉住以繩縛之裝于布袋中又縛緊抱出付與鶴齡諒必重不意甚輕未及一斤遂遁抱出閩安鎮外不敢
開看係以巨石丟墜於海底訖又回至望京樓胆更大忽見桌下白鴉仍伏在不勝驚訝白妃趨而問曰綁現
成交與汝猶不能除又被走回何也鶴齡答曰已將其沉海底如訖又能逃回白妃曰今勿遠置即在此除之
又將雞綁縛裝于布袋鶴齡接來放于檣前取所帶之雙劍盡力斫劍須臾斫爲粉碎不見有血以劍撥開看
之原來所斫非雞乃布袋裝各破布繩索白雞無矣回頭看桌下雞仍在時白妃等看雞仍被走脫忿怒罵曰
汝能逃以是我無奈之何汝既忍殺我風景我怎不忍殺汝性命日紮袖抄衣將鶴齡之劍接過至樓內將桌
下白雞捉出綁住白雞任之縛綁俟其舉劍將殺時昂首開言曰阿罕得兒可記得葱嶺下之周旋乎因何見
色忘義耶白妃一聞此言大覺悟於前生即揮劍合掌作謁曰

記得記得真記得 葱嶺曾蒙救危厄 齊出帥前設過誓 始終依倚保貞白
因慕富貴脫凡胎 誰知爾亦跟將來 既被一言驚破夢 快同超脫了塵埃

白雞開通繩案自解亦念偈曰

既然記得許周全 不負相隨十六年 所慕繁華已盡享 怎容再墜色黃泉
眼前美景如朝露 轉瞬紅顏爲老婦 若不及早出凡塵 至沉苦海誰來度

白雞念完便展翼伏地白妃即跨上雞背雞遂升空飛起由樓檣前飛出望西而去鶴齡伏在檣外潛聽始知
其因望至杳然便說汝記得去作天吊婆我沒想回去担糞桶自笑自嘆了一回快快而道樓下人皆不知至
白雞升空由樓檣前飛出家中人有見者令人衆趕上樓內看白妃合掌坐於雞背眼閉氣絕雞亦化始知
乃解脫凡體歸真而去鄉人因皆見其現形尸解遂有興建白雞小姐廟宇白雞小姐即柏妃小姐至今廟貌
猶存正是孫子鎮供三百載女兒血食千萬秋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六回 劉鶴齡捷取蘇州月 猪婆龍禍嫁癩頭龜

却說白妃脫離凡體跨雞升天而去劉鶴齡遂意冷心灰回學堂攻書其先生因囊中不空無日不買美味食那日買數个老田蛙鶴齡不食惟自食之不意卡於喉立刻斃死鶴齡以先生既死不得許名攻書多取銀錢安頓師母自回家中一日抱三歲幼姪出去玩要至午後獨自回來嫂氏問小姪何在鶴齡笑答曰抱去蘇州坐於戲角看戲因肚飢回來食午飯忘記抱回嫂氏驚甚曰怎的抱去許遠丟下汝自回來今怎處鶴齡曰怕什麼食了飯便去抱回未遲遂食了飯便去抱回交與嫂氏嫂以既抱回任他妄言去蘇州不過只在鄰舍因子手中持有蘇州糕乃兄去過蘇州來認得是蘇州所製方信是抱去蘇州不謬家中至此時始知得鶴齡有水遁之術也鶴齡有娘舅名江若海乃武舉值中秋夜來劉家飲酒賞月鶴齡執壺因捧出一盤肉餅若海曰好大餅鶴齡曰此餅不大蘇州餅纔大酒與月照席中若海仰頭望之曰好大月鶴齡又答曰不大蘇州月纔大若海帶笑伸出巴掌問鶴齡曰汝的嘴巴且向過來與我打一巴掌看此巴掌還有蘇州大饜鶴齡又答曰舅此巴掌無蘇州一角大打一百下不及一下若海大笑曰蘇州之餅大月大其巴掌又大更不信原來一口講大話汝何曾去過蘇州大話講得太大鶴齡答曰外甥有取在娘舅面前亂說如不信就去蘇州取此三件來與舅看便信矣言訖行出天井忽不見若海問乃父曰姐夫汝那里出此荒唐子弟被我笑駁便沒趣走出劉古梅答曰舅還不知耶汝外甥含顛不顛書不讀書不管日日都在家中說日日都在蘇州看戲有誰信之耶二人在席中未飯幾杯而鶴齡至席前若海笑而問曰汝去蘇州回來鶴齡答曰只到閶門便回取三件物與舅看即於懷中取出一紙包若海解開看乃一个大果饜餅標題閶門外連陞號製中秋月餅若海看了笑曰果然蘇州餅真太過長樂餅又取一紙捲展開看乃一張彩畫有宮餅有簋簋大中間之嫦娥素女玉兔丹桂廣寒宮俱全標題蘇州大明月宮之圖若海又笑曰果然蘇州之月太過長樂縣更有巴掌鶴齡於懷中取出酒杯大泥塑描金手指頭若海看了笑曰此是手指豈是巴掌鶴齡答有此大的指頭其巴掌可知矣若海問曰此指莫非是蘇州開元寺金剛的被汝折來麼鶴齡答沒錯若海曰我會試過蘇州看開元寺之金

剛大過福州開元寺的果然蘇州件件都大不錯吾甥真廣見舅今信矣所取冰月餅盡可留食玩此手指可趕送還天明被人看見出不祥鶴齡應是即將泥指懷帶而去若海謂古梅曰不恣此子有此異術不知在何處傳授來將來將必大有作爲也古梅答曰先皆不知至林先生死後回來始知問知得水雞之金丹將來之事不知只是輕浮不隱重恐惹出禍若海曰何不警戒之古梅曰何嘗不戒之他答自有分寸若海曰若果知分寸則無愛矣二人話未說完鶴齡又回其手中持有物若海問曰金剛手指有補還之廢鶴齡曰已謬還了又問曰手中持何物答曰回來順游玩至松江見江中有魚跳起捉之取荷葉包帶回烹與舅配酒若海接看魚猶活古梅笑曰此魚必近處捉來說說松江若海曰果是松江非妄古梅曰何以見非得妄答曰天下之鱸魚皆兩腮惟松江之鱸魚四腮巨口細鱗味極美即令烹來嘗其味便知將已五更須與烹至共嘗果味極美若海曰吾甥有此奇術須當謹慎守分不可逢場作戲一弄出官事以邪術詳辦累及父兄今不多囑惟寫數句與吾甥謹記在懷取筆墨紙硯即寫曰

吾甥學術甚稀奇 謹慎爲先勿亂施

若海欲再下句筆放被古梅接筆湊上寫一句

從此不容再外蕩

古梅欲再寫鶴齡曰爹爹且慢寫尾句與兒湊亦接筆寫一句云

舅恩當報不教遲

古梅見子續此一句笑曰惟此可爲餘暨禁止鶴齡答曰略報了大德閉戶便不出若海曰舅有何德堪大可不必須早歛迹爲要原來數年前劉古梅被海寇扳誣全家收禁幾至族誅乃江若海拚命趕各上憲代之辦白力保始得無事自愧却會試之期故鶴齡蓄意圖報之賞月至天明若海遂回未幾若海補授千戶發往浙江海塘捕剿猪婆龍軍中效力有功之日再行升賞蓋浙江之海塘自洪武年間有猪婆龍在水底爲穴常動

攻崩堤岸常不現形無法捕之堤岸常崩常修動費無數錢糧因帝查詢緣故地方官不敢以猪婆龍爲害回覆捏以癩頭龜在於水底蓋猪與朱同音當今皇上爲龍若據實報之大有千禱未便故報以癩頭龜爲害太祖聞報是龜擾害卽頒發黃詔嚴加捕剿如有人捕得癩頭龜者每斤賞給銀一兩不論大小頭數只照斤兩給銀此癩一下人各圖利到處江河之龜不拘大小盡被捕得領賞正惡猪婆龍無人去捕惟官軍百計無奈之何直至永樂年間數十年堤岸難以修竣猪婆龍如故惟江河無癩頭龜捕已淨盡只遺一个大龜在錢塘江中數十年難逐漁人之利其大方圍成丈或搭以鐵鈎鈎以蠅索其四脚插兜於泥如船插棹任千人扯拔不起至鈎扯直索斷竟無奈之何人衆愈多圖利之是日又鈎摺住拔之不起多人相幫難動分毫中有人教之可取大水缸底鑿一孔以蠅串孔中墜落江裡將龜背覆壓龜因背重有物壓勢必舉足起頭缸足若灘土將蠅拉扯何怕不浮隨蠅而上也衆漁人依其教取缸貫蠅果龜舉足浮起拒缸隨拖出水中攙看之皆指笑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共喊叫動那龜拖上岸漁人將其打死大秤稱二百八十斤衆漁人抬去報官領賞得銀二百八十兩此大龜再滅浙江無遺類矣正是黃犬食莢白狗慘猪龍移禍癩龜殃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七回

劉鵠齡辨龍答帝對

江若海升官生怪瘡

却說猪婆龍所攻陷之堤塘如黃河之壩將底下之地築塔住海水方有千餘里之田土若一崩頽田園盡廢洪武初年議築海堦劉伯温欲製鐵牛鎮之爲基不至崩陷朝廷以動費浩大乃止伯温笑曰今不費鐵牛迨後來卽以金牛猶不能用也後來屢修屢崩動費至永樂帝之時果不止金牛之費也彼時掩龜上岸時鵠齡已隨舅至浙江亦在觀看知非正惡回與其舅說曰

癩頭龜抱不白之冤

討魚人得意外之財

欽命官以國帑爲戲

猪婆龍陷海塘之惡

外面事體如此，真知之乎？江若海嘆曰：我官卑職小，正惡其實難除，有敢多言也。鶴齡曰：除正惡有何難？只是原奏癩頭龜，今剿獲猪婆龍，以爲塘塞，不特有功，返遭其冤。今莫與愚甥上京辨明，正惡再來助捕立功好否？若海曰：向誰辨鶴齡曰：不辨便罷，要辨即達於朝廷，舅可放心。愚甥至時，自能隨機應變，再不至弄出事也。若海說辨明可矣，切記謹慎二字，爲要。鶴齡答是，遂水遁而去。時際元宵，北京大放花燈，鶴齡探信，永樂帝夜出觀燈，俟稍過，八方橋鶴齡避於橋下。帝勒馬立於橋上，賞玩偶念一對句，與侍從諸臣對之，其句曰：

八方橋上望八方，八方八方

隨駕之臣未能卽對，那鶴齡在橋下隨口對曰：

萬歲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

帝聞之妙，隨問何人所對，侍從奏說不知何人，躲在橋下對之。帝令帶來問其姓名，居處，奏曰：天津人，姓遊名水仙，又問前對是汝對的，答是。又曰：孤再出一對，與汝對好不好？又念曰：

月明燈明大明一統

鶴齡隨口卽對曰：

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帝曰：對雖切妙，過於奉承，今不要奉承，再出一對，可能再對否？又念曰：

羊犒乳度禽捷足雁傳書

彼時因橋下有蘇武牧羊，帝偶見之，故出此對。鶴齡見對，犒捷巧卽答曰：

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

帝聞此對，問曰：孤出乃蘇武牧羊，使匈奴故事，汝對是何典故？鶴齡答曰：臣對非典故，乃現時在浙江修海塘之新文。帝訝問曰：修海塘有何新文？快奏來。鶴齡故作指看方向樣式，轉身飛跑，落橋下水中。帝令善水者趕

獲查無踪跡肯以爲怪帝因聞此卽遣內監蜜赴杭州察訪知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之新文回京奏聞永樂大怒降旨將在杭之大小諸文武盡行降罰所有給賞去捕龜之庫銀盡着衆官賠補仍令有能捕獲猪婆龍者官升三級民賞千金限一月內不能除者官員盡行參革留捕等諭鶴齡已夜遁回杭州將應對之情節告與若海得知若海羨其聰明敏捷俟詔到時再議未數日黃詔并部文俱至大小官員皆驚無一個能施剗除之策准聽之參革而已鶴齡與若海蜜議須如此帶弓箭手埋伏岸上見有知猪帽者卽發箭射之甥去去引惹他出來與舅成功商議沉當逐入水手執長鎗潛至猪婆龍洞口將鎗舞弄或進或退誘之龍見有人至以爲送肉與食卽揭鬚舞瓜張牙出來吞之鶴齡遂奔走龍趕追之至追將及鶴齡隱而不見龍以追無將返身鶴齡又現出惹之龍又追起引至若海埋伏所在使浮起水面那龍亦追出水鶴齡使喊放箭若海見龍現出聞喊遂令開箭龍被亂箭射中數枝便沉下鶴齡早在龍之下舉鎗照肚一刺龍卽沉墜江底而死鶴齡登岸悄悄叫舅去各上司報功若海卽走投報以自引出猪婆龍出來伏兵亂箭射死又刺了二鎗斃於江底特來報知卽請呈猪婆龍看驗等由列憲聞知大喜隨卽要驗看鶴齡預先遁入水底以繩縛四腳帶蠟拖出水面暗暗囑若海撥人夫來拖若海已投報了趕回攬齊人夫于水邊舉繩用力拉上岸上列憲親自來看見那龍長十丈形狀如猪醜惡利瓜長牙驚之不勝將龍以鹽醃候旨遂列銜奏報永樂覽奏大悅批令江若海同尊龍來驗浙江藩司卽送江若海并醃龍進京帝看驗訖卽升若海爲杭州參軍諸官員均免恭革蓋此次除孽乃鶴齡之功與舅以報前德茲江若海除龍之名大振天下不用寸力升至二品參軍享福忽然胸前生一怪瘡腫至如碗大生出形狀似有眼睛鼻之形又似鬼臉又似蟹形有口能張合其痛不可忍醫生無數皆不識此症惟一老醫知此症名爲天胸蟹須以肥肉之油塗之痛稍瘥若無肥肉油塗之其痛不止其肉油投其口卽乾如被食去一般老醫惟知此症名少見人有痊愈若海得此症只得告假回籍調治鶴齡卽代去各處尋醫問症共說無藥可治遇一老叟曰聞有陳四生遇常有人傳言云我陳四死了還怕天胸蟹未死之語

若陳四無生此怪怎有此言也又問陳四何處人答曰福州南禪山邊人不知還在否鶴齡即去查問果有陳四惟已老問其有生過否他曰少年時有生過天胸蟹因日日買肥肉以油塗至錢盡無處再賒缺肉入口即作痛難受忍極自執刀問曰我陳四死還怕你天胸蟹不死耶即把怪面盡行割下丟與犬食狗前肉割盡映見五臟時天胸蟹已死陳四命亦將休至三日適外甥在江中獲一白獼宰食有人曰聞白獼髓能生人肌肉依舅胸前肉割傷將死可取髓塗之能愈未可定依甥取髓來塗果止一抹痛止人即回生至於次日即長新肉過七日遂平復如故今年又活四十餘年矣今令舅欲學陳四割割必須先尋獼髓不然無陳四造化也鶴齡問明稱謝而去訪尋獼髓各省遍尋皆無鶴齡爲舅心切無處不問適北京太監遣人來福州公幹其人姓劉籍閩縣營前順回家中探親鶴齡認作本家前來求問何處有白獼髓其人曰獼全白最罕永樂帝北征時劉取矢傷遣使尋白獼髓無有惟廣東布司尋有白獼趕進至京帝得此髓塗傷遂平復其白獼髓用了尙餘貯於水晶瓶存在白香姬娘娘宮中博古架上以備隨帶出征應用以爲至寶惟彼處始有馬能求之鶴齡聞知有白獼髓喜甚又問曰香娘娘可是正宮歷答曰雖非正宮惟得寵比正宮尤甚前歲北京得來進禦文皇帝駐蹕往來帶定身邊並不暫離鶴齡聞乃此言再談別事半刻便辭而去不歸長樂即遁去北京盜取白獼髓因見有差官進貢荔枝到京准滿貢船順便取數十粒懷漫漫而食正是未偷獼髓治胸怪先盜荔枝作口糧下文再說

第二百六十八回 除怪疾鶴齡報舅德 口無憑永樂殺蛙精

却說鶴齡遁入北京皇宮內裡入白香娘娘房中潛尋果見架上有一水晶瓶外標寫白獼髓三字喜甚將取回去見帷幙外一美女赤體在浴盆中洗浴潔白如雪異香滿室知是白香娘娘因見其顏色憶及前在學裡考棚自批不動心卷尾若遇有二八佳人在於俗盆中洗澡問動心乎不動曰動曰動之情遂趨至浴盆前現

之妃忽見一美男子立在前見門無開又無風影從何而至異甚即問何人有敢入此鶴齡笑答曰天津遊水仙來看動人心白香妃因其少艾亦不恐即問曰既看了何不亦來洗澡鶴齡正欲解衣忽聞門外喊聲曰聖駕至請白香娘娘接駕鶴齡驚恐潛取水晶瓶遁去香妃趕起穿衣出來接駕進房帝問出何遲香妃答洗澡未完又問在何處洗答曰在于帳外帝笑而人看見地下有二粒荔枝訝問曰此果福州尚未進至卿何以有此耶原來是鶴齡帶食懷中欲解衣時吊落地下不覺此時香妃纔覺是遊水仙所遺不意被帝看見難以隱瞞只得說曰此事正要奏知適纔臣妾在此洗浴忽有一少年男子立在前驚問何人他答天津遊水仙來看動人心臣妾即斥罵不去就將脫衣來盆中同洗臣妾正欲走避幸聖駕至他們忽不見門關如故不知從何而來此荔枝必是他解衣時吊落的帝怒曰天津遊水仙曾遇着還記得上元夜在八方橋觀燈橋下之水怪對句了即入水去尋無踪正要獲此妖來窮究他必再來如再來時卿可將穢裙褲罩之必獲香妃領命即預備穢衣埋伏侍女偵其再來那鶴齡正入天台甚為得意被帝回宮打叱只得盜白獼髓而遁帝只知其來調戲愛妃猶不知其盜取白獼髓也連香妃亦不知也鶴齡回至長樂若海問曰此數日何往鶴齡將遍訪能治天胸蟹胸蟹之方法陳四忍痛割術之訣又覓便白獼髓前來等情告知若海曰我被此瘡磨滅度日如年既訪知有人如此行為能除之取刀來割還待何時鶴齡曰且慢待去買麻藥來再割則不痛若海曰陳四乃常人都怕痛我乃武將還不如常人快取刀來割吾鬚若不下手我即自割亦可鶴齡即持刀將若海胸前之鬼臉盡行割下若海牙關咬緊不哼一聲遂割去一碗大之瘡肉即塗上白獼髓此藥一抹便不痛只半日長出肌肉再過七日遂平復如常又過七日精神如舊其病若失一家歡喜不勝皆感鶴齡再造之德若海已愈鶴齡謂曰舅今可再去浙江候任若海曰遲早無妨惟吾甥所取之白獼髓乃皇宮之至寶恐尋討無有殃及司管之人今用了尚餘半瓶可趕去歸還原處彼此相因不至利己損人待甥送還了回來同去浙江鶴齡遂懷水晶瓶又遁至北京宮苑內將瓶放于原處又見其白香娘娘在盆中洗澡默思前回他似有意遂又

現形立於盆前香妃見其又至早有埋伏各處侍女人衆不敢私遂其欲只得哄之脫衣同洗鷄鶩卽脫衣亦體正人盆香姬在旁取出穢裙將頭罩住卽喊快來擊妖侍女擁至彼時恰好鷄鶩被穢不能水道乃被獲綁出帝卽坐內殿鞠問曰何方妖怪有敢兩處來戲皇后嬪齡供曰並非妖怪乃姓遊名水仙天津人前次悞入皇宮見娘娘洗浴欲避見娘娘招呼因此有意欲脫衣同洗遇聖駕回來不遂臣卽避去今日方敢再來帝拍案罵曰胡說孤娘娘有意引惹便不喊叫捉擊孤已認得汝乃上元夜在八方橋下神出鬼沒戲弄于孤正無處擊獲今日自來送死還強辨作甚鷄鶩答曰前在八方橋代嬪頭龜嬪冤除去孽龍永得海塘無患還不是功廢帝曰未說明卽入水走遁其罪難逃先打一百御棍再來斬決衆校尉卽將鷄鶩按地舉棍將打下鷄鶩忽變爲水雞脫繩跳走衆圍捉遂跳上御案入硯池水中沒矣那鷄鶩因離去穢衣始得遁走帝方知是水雞精恨被走脫忽閱案上瓶中有言曰

呵呵而笑大明君 不察戴盆察落盆 一信不傳捷足雁 千秋冤殺癩頭龜

帝聞之知在玉瓶中問曰孤念卿在八方橋對句答甚敏捷致除孽龍之功赦却前罪可出來受官封爵瓶中又曰愛作官早作了帝因再三喚之不出怒將瓶擲破水流不見形迹不勝奇異以爲又遁去忽又有聲聞耳聽之猶隱在瓶碎餘水內言曰

平民有敢戲君妻 皆是娘娘自戲蛙 既喜緣何又喊擊 不逃肯作籠中雞

帝聞此又言曰卿所言朕都知道了既說過將功抵罪永不再殺怎作籠中雞卿不愛爲官今且出來欽賜狀元及第有此異術卽隨孤去北征立功不難瓶碎中言曰是騙是實帝曰將功抵罪孤已應許何須再問出來受官齊去北征立功鷄鶩遂出來現形仍穿原衣跪在堦前帝見現形卽抹硃筆照面射下正中鷄鶩額上喝令校尉取繩綁在腰間架刀斧於肩上勿致再遁蓋田雞別處縛之皆遁惟腰縛住再加刀壓難脫那鷄鶩被硃筆額點又以鐵壓制有術難施惟問曰萬歲盡金玉舌既饒恕不殺如何又綁欲殺之帝曰別人犯罪可

怨惟汝遺罪難饒當今后姬都要調戲將來胎害不淺了鴉鶯當面答曰

娘娘月信有準 皇帝口說無憑 叔奪姪位跋扈臣 代報一枝血及

言訖舌自咬裂將舌血唾出正射中帝面如彈打一般帝被打大怒喝令斬頭校尉舉刀將鶴齡頭首斬下其尸猶能立起跑上案前帝忙走避又令亂刀斬刺其屍并骨爲肉養正地前日借來白蠟髓今朝討爾青蛙髓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九回 蛙化萬排字配血食 帝殺姦疾愈封真人

却說永樂帝命將鶴齡頭首下其尸猶能跑至案前永樂帝驚走避急命斫碎其尸爲肉醬帝始就坐令將肉醬投于金水池與魚食諸校尉遵命將肉醬一投入池頃刻皆化作數萬小青蛙浮滿水面帝聞知往觀思乃水怪不應投水反被得所變化遺崇即令舉網盡行撈起衆軍校一舉網萬蛙盡沉不見又令架車將水車乾又架一二十架水車須臾永盡又不見蛙又令掘起池土原來萬蛙俱伏于濫泥內又令取出鉄桶大木槿先用鉄板鋪底將蛙盡捉入摎諸軍校將數萬之小蛙皆帶泥拖水盡行搜捉貯入木棧盛滿一桶又把鉄板壓住再加木蓋蓋上又把鉄丁密密釘了又令桶外環繞架柴用火燒之詎外之柴塔燒盡木桶猶未燒入再加柴燒之忽起一陣大風只見數萬之小蛙如蜂飛去騰空而桶如故并無裂縫即開蓋視看一蛙無遺唯餘半桶泥水永樂帝大駭不知所以蓋其所爲肉醬而又投水與魚食滅其跡殊不知其投水即得水之造化再盛于桶火燒之又得金木火水土五行俱全之造化返助其爲精原鶴齡得丹時田雞囑其將尸入水貯木匣釘鉄丁過五遁亦同此五事彼此皆能五遁而鶴齡只推其入水故只能水遁難逃金刃之災永樂以是滅崇反動其功爲祟更甚先時永樂帝被其舌血唾面洗之不滅漸至浮腫轉爲一顆血瘤百藥罔效適親征北塞因瘡痛回軍臥床不起時有小蛙成羣結陣登床貼門泊壁打之不死斫之忽沒民間無有唯聚于皇宮若任翻

跳自來自去若撲擊之即鑽體抓咬內宮無處不有白香姬宮中加多皆跳上床若任之只在身旁若驅打之便抓咬永樂帝痛生不愈已忿恨再加之爲祟更怒即遣使去江西龍虎山請張天師前來收除天師既至即召本宮苑之土地查詢何妖作祟土地即將蛙精忿帝既言赦而不殺後竟殺之緣故告知天師遂于內殿設壇自正坐攝訣念咒法官旁坐畫符連書數十張火共烟氣環繞遂化天羅地網飄空散佈先將宮苑罩住不與走避便將紙疊剪數千个鳧鴨洒散空中即變爲活的分飛各苑去啄食青蛙誰知反被小蛙擺住吐沫注之皆復爲紙盡落于地無用矣天師又剪數千個紙大鐵鷹抓啄亦被羣蛙吐沫破了天師又以鉄葉作鉄鳶數千頭飛去又被羣蛙吐火破之天師三法被破大怒自掣劍入內苑剿殺一入宮羣蛙杳然誰知已遁出壇中天師回壇大怒發神火焚之羣蛙吐沫如雨火被滅去天師揮劍羣蛙又皆不見一個忽下裳有數蛙抓咬急抖用劍斫之不見一個忽頭面有數個小蛙泊住亂咬雙手揮落又來下體拂了上身清楚又泊下裳又用不得劍斫把天師弄得七顛八倒在壇前抖衣拂袖俾轉不得少停急得天師怒氣冲天然一時無法可施卽以手拍劍言曰

小醜雖能拒捕

法網豈肯虛張

來朝血表達天堂

看你何方再遁

中間若無冤曲

何不訴說端詳

卽行轉奏達君王

個個請對配享

蓋天師此時急說此語乃是金剛被小鬼侮弄頃刻把數千年龍虎山之威名喪敗于小醜之手進見不得大明永樂帝退歸何顏回龍虎山進退各難不得不發此語解和之果然天師自有天師之才只將此語一宣蛙遂離身盡泊于左右壁間排出字來天師舉目視之乃是

既說將功折罪

何須再問端詳

古來官授不尋常

立功便至將相

娘娘月信有准

皇帝口旨無憑

叔奪姪位跋扈臣

代報一枝血刃

天師先已聞土地之說今再看蛙排之字盡知其中因由卽笑曰原來如此緣故怎不早投龍虎山告之何必在此欺君罔上今念汝有微勞請封血食可也勿再妄動靜候勸勸施行天師卽寫表奏帝內云經輔訊羣蛙

小妖作祟緣据稱已蒙天子面許將功折罪不殺賜爲官爵後復殺之不恕方忿爲祟等供據此供應將該

閩都別記

十一 卷之十五

墜地獄永不超生姑念前情將分配江浙各神廟司守香爐血食不許越混潛逃以清宮苑而靖妖氣待旨發落等奏時永樂帝亦知於理有缺亦無奈其何見天師所奏只得依行遂批照此施行天師遵旨皆封爲青雞神頒勅江浙等處諸城隍土地大神廟附配青雞神五個中神廟配三個小神廟配二個遣諸功曹符使贊勅并帶衆雞分去配勅一頒發壇壁兩旁之雞忽然不見諸宮苑安常如故蓋鶴齡當時化數萬小雞經天師奏請永樂帝分配江西浙江等大小各神廟爲守爐之神常隱不見至有祭祀之時始出或現于香爐之旁或現于神龕之上頭向外者謂之悅而享祭主遂喜如頭向內者謂之怒而不食其祭主要另日再祭或有現於人家謂有舊愿未還前來索取必趕緊酬還至今江浙之人猶信此青雞神也再說長樂江若海俟鶴齡送還白獺隨回來齊去浙江起復俟久無回令其父母驚恐知有不測至京中有人來說新文始知因調戲皇后被殺化雞等事幸不說出真名籍貫不至殃及於家中共說禍乃自取亦無可奈何若海自去起復原職矣此不再言永樂帝既准分配了衆雞宮闈清淨瘤亦將愈唯未收口前因血瘤爆時白香妃在房服伺有一少年醫官日日進藥上敷遇帝睡時即在內候醒時方上藥日久與妃相見遂致私通初帝常臥不知至瘤收口病愈却被偵知便自斬香妃醫官擊交廷尉正法又因此怒瘤又漲大血流不止發暈昏迷水米不沾數日如是學士解縉欲請太子權政尙未陳奏忽報朝門外有二道人來醫治危症血瘤太子即令帶入問其住處姓字二道人答曰徐姓兄弟兄名清朝弟名高明寓在福州青舖金鰲峯下太子令之調治帶至御床前一書符咒一施藥上敷頃刻瘤血止腫收平復永樂回甦便能起坐見二道者問汝何來太子即奏乃閩人徐姓兄弟自來以靈符妙藥頃刻醫愈聖體情由帝悅正欲再問而二道人忽而不見始知是神醫降臨帝自此瘤愈漢王高燧言解縉欲請太子監國帝聞大怒即貶出解縉爲廣西布政未幾又被漢王高燧譖之卽爲交趾參政蓋解縉

有才而多忌故諸王皆惡之帝遂遣使至福州訪查神醫二道人踪跡使者即往福州至青舖金鰲峯下查之却見有徐氏二真人廟宇查其出處來歷乃五代僞閩王璘深信國計使薛文傑除害富民藉沒其財有商民吳光貨船進港文傑譴以重罪將抄其貨吳光率衆奔吳文傑又譴大工正周啓文匿存拾金將治之罪啓文亦投吳王王璘又寵巫者盛詭借神誣陷吳勗樞密使一家誅戮吳光周啓文求南唐主興兵除暴南唐主徐知誥遣弟知詔知諤領兵來征僞閩王璘懼即行斬薛文傑盛韜二人首級徐氏二兄弟即罷兵而回二兄弟即二真人也因知道術常服道粧率師入閩秋毫無犯閩人德之即於原屯兵處金鰲峯下立祠祀之祈禱如响香火不絕因樂道好善皆稱爲真人常雲遊救病扶危等由使者查明回京復奏永樂帝頒誥勅封號妙應洪恩兩真人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並春秋二祭歲易衣冠有司地方官將宮廟修整勒碑並事實以垂不朽命翰林院祭酒陳廣同張天師前赴宣文致祭酬謝神恩京師亦建靈濟宮祀兩真人於是天師即同陳祭酒捧詔起程來閩由山東江南浙江抵福州入西門出南門到烏龍江將渡矣正是水怪不偷白獺髓天師怎涉烏龍江渡江如何下文分說

第二百七十回 收石龜天師解絲帶 擊貝屨盛最奮銖鎚

却說張天師同陳祭酒將渡江舟人稟請欽差大人祭江拈香行禮陳祭酒問故舟人曰此江中有精怪常興波作浪翻復行舟有舟經過者皆備牲禮致祭可保無虞若不祭通船性命莫保陳祭酒聞之笑曰太歲頭上敢來動土隨問天師可祭否天師即問是何精怪舟人答有時現出一頭白龜其大如筓任極大之船只在下面一頂船無不覆人常言東西洋易渡烏龍江難渡有渡過者皆寄信回家報平安也張天師即笑曰我玄天上帝即治龜蛇不須祭今且過待回來收之言訖即開船剛至中流波浪湧起天師于腰間解一條絲帶拋于湧浪中刻即浪靜平穩至南岸陸行有半日抵金鰲峯地方有司早將真人廟修理完竣二位欽差入廟致祭掛袍宣讀誥勅已畢是夜在廟中站宿聞廟前田間雞聲聒耳天師暗忿即取紙剪作枷洒於田中雞遂寂然

至天明見田中無數青雞個個被紙枷而死此坵田中至今無雞後人有詩笑之詩句云

都是多言一樣雞 堪嗟逢遇有參差 普逢惠帝賜天祿 明遇天師死紙枷

又詩曰

帝因雞擾報神功 堪嘆天師甚不公 彼處請封長血食 此間枷死滿田中

又詩曰

天師降伏百妖魔 惟遇雞精沒奈何 忍怒於心無處發 且將泄忿展餘波

天師同陳祭酒去靈濟宮祭祀舉起馬回程至烏龍江中流伸手入水撈起絲帶遂拖出一白龜大七八尺頭被絲帶係住牽上北岸祭酒見而駭異即問曰龜只烏色那有白色天師曰龜黑者爲北方之正氣配龍鳳麟謂爲四靈性皆靈怎至爲非害人之性命且龜越老越輕至千歲上荷葉不墜那有此等大而重耶看其背紋分明中有壽同日月四篆字裙邊有穿痕首尾脚伸而不縮必是玉石所化也陳祭酒又曰是何玉石有此等之大耶天師曰既成精小便能化大不是帝王之佩卽是卿相之珂落在此江變化既是水中之物精離水必不能活天師言訖卽畫一符化滅妖氣焚之其龜卽僵死轉變爲石敲擊有聲儼然一肩鳳也陳祭酒問曰今既變爲石或留或毀天師曰怎忍毀之現有用處靈濟宮中碑記之肩鳳甚小可將此運去換托豈不合式相當也祭酒又問曰既成精了將來又變成精貽害怎處天師曰不至不至現妖氣已除又有石碑背上穿壓住又在真人宮何妖敢出永難爲精卽令有司遣人運去靈濟宮更換天師祭酒全回京復命矣其石龜運至靈濟宮將已立之碑記卸下抬開將此龜背上鑿孔安原位將碑抬上龜背豎立竟抬不上搭天車亦不能上弄至二日不得成二人皆以龜大而高又光滑光滑人不能立脚正無主意間忽聞神龕後有人言出詩云

若要石碑立 除非不見龜

衆聞之揭起神帳看何人說此惟有神像無人皆以神來指示衆共猜詳一老者趨出曰是了可先挑運土塊

石頭將龜盡堆埋土中只露脊上致孔四等皆堆土果不見高又有立脚之地待碑立了再開除去土龜便現出神叫汝如此行爲始能成功也衆以爲然卽行運土立碑至今如故蓋烏龍江出有二怪前出白刀魚精後卽此龜精其白刀精乃臨水陳大奶之銀扁簪所化此龜精天師說是帝王之玉佩不錯乃宋太祖時傳有麟鳳龜龍四玉佩與子孫爲傳國四寶後來其玉麟傳至徽宗佩服在汴京被金北徙而沒玉佩鳳傳至恭宗在杭州而沒玉龜傳至端宗在福州廉浦而沒玉龍傳至帝昺在廣東南海而沒故鄭唐詩曰

汴梁麟徙削中原 鳳在杭州日欲昏 閩港龜逃牛角末 龍沉南海總歸元

那麟鳳龍三寶沒而不知有無變異惟玉龜卽張天師在烏龍江所收之白龜也當時元軍南下陳宜中等奉帝航海駐在廉浦平山點軍元兵忽至張世傑急負帝登舟帝之玉佩龜被遺失落水底百餘年受沙泥涵養地脉造化遂漸大成精如臨水之扁簪變化出也正是

天最好生常造物 寶難湮沒必成精

再說鳳凰成精之事明末福建泉州南門外有一人姓藍名最青年膂力甚大終日不務生業東游西蕩閑時只在家中其妻罵曰坐食山崩家有錢一千一日只用一文錢亦不能終久不盡還不快去謀生理再遇二三年卽空空如也况家中都無毫厘出息以小生理不去作要賺大銀世間無本要賺大銀者只有兩途必男爲盜女爲娼方容易賺得來君請自思如君不去爲盜不如與妻去爲娼便有大銀進門矣比話原其妻要激其夫去做生理之語誰知藍最聽得以爲真話自想寧可我爲盜不可妻爲娼是夜三更腰插一柄大鐵鎚悄悄至大路口伏在暗處等有孤客遇時將他擊奪俟有許久時至四更時分并無一人走過心下正在焦燥忽見對面星光倒映有一大漢越牆進去思此必是賊人能越此等高牆必係大盜其出來必有金珠好物俟其出來出其不意將他擊死把賍物奪來比劫行客更穩當遂去牆下俟之至五更其人仍從牆越出藍最舉鎚盡力照背擊去只聽响一聲人卽墜地變作大龜壳邊擊落一角欲再擊之忽杳而不見看擊落之壳角乃石龜之

壳角大駭諒是石龜成精入人家不知作何勾當俟天明去問便知須臾天明藍最帶石角敲門查之原來乃黃姓大富豪之家有一女年方及笄生得閉月羞花之貌患妖迷壓臥在床不知何怪唯女知是大龜百般驅禳不去聞昨夜藍最擊落石龜一角始知乃石龜成精迷女遂同去查尋至古墓傍邊有一石碑其碑早已倒塌只餘碑座石龜看傍缺一角乃新痕藍最取所擊落之角數之恰合方知迷人之精卽此石龜有臨近數十家富族之婦女亦被迷壓狼狽一自得知俱擁至持鉄鑊鉄鏈掘起石龜共擊粉碎又用草柴架火燒焚成粉方歇所有被魅之家皆愈無不感佩藍最鳩金作謝藍最忽然間得有千金其妻笑曰原來男爲盜竟得千金我今亦去作娼必亦能得千金湊成二千與若坐食得二十餘年矣藍最曰今不用再激我今有本錢好尋頭路自此幫搭一股洋船遂大得利後復從戎征討海寇有功官至大都督矣當時人衆毀石龜時中有一人曰龜性不淫怎至迷魅婦女耶有格物者答曰龜果不淫故與蛇交生子此托碑者乃龍生九種夙夙也君等皆指鹿爲馬矣正是寶龜位在四靈後夙夙行居九種先欲知下文接說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百七十一回 除蠱毒白姬歸臨水 吞金蠶蔡蕤感元君

前卷說訖水雞精劉鶴齡今再說說白雞小姐之餘波歸結却說那白姬在雞背望西而去問雞何往雞曰自到中華從未外游今且去游玩一番看此中華風俗善惡如何遂在于前後飛游那日游至一山溪至夜所有耕種斫樵捕魚者皆屬陰鬼無一個是陽人白姬同難異甚相謂曰此間離都城不遠又不是鬼國怎的人不作事能使鬼操作其中必有緣故可去查訪之遂飛下山麓查問衆鬼不答再三詢詰衆鬼手向樹上指之把頭搖搖白姬舉目看樹上無人只有數十個小黃蟲又問曰莫是汝們驚怕此小蟲麼鬼不敢開聲只把頭點點又謂之曰此小蟲何怕之甚要除之何難言訖卽令雞去啄食之白雞遂飛上樹將數十個小蟲食得乾盡有飛去亦追逐而啄之白姬謂鬼曰今蟲已除盡可開聲說明衆鬼停作擁前泣曰鬼等都是上下府人因由此經過都被此處人用藥毒死鬼來與之作事日夜不停有冤莫訴今夜幸得仙姑降臨纔得告訴白姬又問

曰先前因甚那怕小蟲不敢說話被毒死作鬼怎不怨恨猶與之作事耶衆鬼答曰他因奉有金蠶姑其金蠶原只一頭能化出數百個若不順從作事令一二飛鑽入鼻孔內穿咬因此刑法難受不得不順從之在各處作事時使分發數十蟲來彈壓若說話停作便飛入鼻孔內鑽咬故先前問而不答也白姬又問之曰樹上所
有惡蟲被我除盡了今還有否又答曰本主家中還有一個大的供奉在神龕上小的都是大的變化來白姬又問本主家
在何處衆鬼指曰那竹林內大牆裡便是白姬既問明白了又謂曰汝等只在此等候我去本主家把大的再除去便來超度汝們去託生衆鬼喜而諾之白雞即隨白姬潛至本主之家見無數鬼在那里
磨坊磨紡苧織布四散工作白姬笑曰果然有錢便得鬼拖磨再看神龕上果有一大蟲似蠶金色長六七寸尚有小蟲泊在各處彈壓衆鬼作事白姬看了笑曰我只道唯狻能制猴誰知此處還有蟲能制鬼更奇甚蓋
麻喇國山中有狻似猴而大以猴爲食欲食之時坐于石巖上只吼一聲遠近之猴皆至排跪面前狻乃揀肥者以石放其頭上其猴以雙手捧住狻又吼一聲如發放皆散去唯頂石之猴不敢去聽其咬食故白姬笑
之蟲比狻更甚也白姬即令雞把竈上之大蟲先食再食小蟲曰雞將大小蟲都啄盡了白姬遂喚衆鬼問之其說與外之鬼所答無異又問鬼曰只此一家別處有否衆鬼答處處皆有白姬笑謂雞曰一日食不完作數
日食漫漫來享福可也又謂衆鬼曰今先除此一處可先與汝們去託生再去別處除之好否衆鬼稱謝不已白姬遂合掌念起超生咒頃刻衆鬼皆去投胎出世矣白姬帶雞又至先到之山麓超度了衆鬼遂去別村見
有鬼在內工作者皆如前先去大蟲小蟲度去冤鬼本主均不知情至天明查有金蠶小大俱無不知所以看官汝道是何地方有此無行之人即在福建延平地場名爲蠱毒其蠱號金蠶娘又名金蠶姑所屬之屎最
毒與人食之其人立死其鬼會來工作不用工資食糧易于致富故人奉之至富足不爲即以銀五十兩同金蠶先貯一匣放在路口與人拾去人得銀喜而接奉之奉時一年要放一人與金蠶食令受毒之人死魂在家
工作金蠶遂化數千小蟲鑽食其尸不知流傳多少年代無人能除之至此天倉該滿遇白姬來滅之詎荒田

無人耕耨了來相爭千百年遺毒之蠱毒只道是神女來除誰知連步又有一人來齊除之再說長樂儒士姓蔡名癡一生好報不平一場家伙皆代人抱恨花消一貧如洗遷居於尤溪那日行到三义路口見一匪在於路中遂拾起看內貯一大錠銀旁有一黃蠱異之以是人遺失等有人來討還之俟有許久不見人來只得把銀取出存于懷內蠱與匣棄於山坑來到街中將銀向錢店兌重五十兩甲交與店家處只取碎銀五錢使用店主問何不俱換去答曰此銀不是我的乃在三义路口拾一木匣貯此一錠銀又有一黃蠱其匣蓋緊不知蠱從何而入俟有許久無人來討銀帶回來匣連蠱丟在山坑今銀先借數錢碎用待失主來討送碎銀來贖還之店主聞之訝曰此豈不是嫁姑耶那有人來討既留銀不留姑未必能平靜也蔡癡訝問何謂嫁姑店主曰君是福州人初遷此向不知此處之弊病也遂將蠱毒遺害之因由與擲銀嫁姑之情節說知蔡癡聞之忿曰世間那有此橫惡事怎的不告官除之乎店主曰控官無賊據無形迹官亦無奈之何控者反誣罪知兄臺乃君子那肯接奉之快去尋回原匣將姑銀仍貯送還原處還之便無事矣蔡癡又聞此說忿曰人怕他我不怕他今來算五十兩全錠都換碎的與我一起擊回去買確確糕食看他怎麼法奈我何店主又勸送還之不錯蔡癡又喊曰汝有碎銀甲管換我因甚叫我把銀送還莫是汝亦是蠱毒一夥之人耶那店主被此搶白不敢再勸甲兌與碎銀蔡癡回家甲交與妻收妻問銀何來答是路上拾得妻喜排飯與食蔡癡舉箸忽見所丟山坑之金蠱泊在胸前笑曰銀店主說不送還銀不得安靖你果來作吵我先前拾時不知其因放汝去悔之不及今汝自來送死耶說訖甲將金蠱把刀斫作七八截丟入糞池洗了手又來食又見金蠱泊在胸前又笑曰汝真惡又能活耶甲捉入風爐烈火焚燒頃見成灰又來食飯又見金蠱在胸前笑曰真有五遁之術以我無奈汝何汝雖能五遁必不能遁我五臟遂捉起遞入口內嚼之其妻驚甚攔之不及問曰此蟲有敢食之毒行怎處蔡癡曰唐太宗乃萬乘之君爲民除害敢吞蝗我乃一介書生猶怕死耶不生嚼此惡蟲與諸鬼出氣誰與之出氣一面說一面吞之咬得碎爛飯食二碗壓之其妻驚問其故癡將金蠱之情形說知其妻大驚曰

刀切火燒都能復治吞入腹內怎不再活豈不是自毒耶蔡姓曰人怕毒我不怕毒妻曰復活不出只在肚中作吵怎處蔡姓曰別人肚中豈敢作怪惟我肚內一片忠心赤胆小茅蟲有敢放肆耶蔡姓坐有許多腹內安靜如故并不再見現形出街去銀店告之曰君前所言不錯我一到家蟲即至惡極殺之復來燒之又至被我嚼食始滅店主問故蔡姓將蟲之來由并除滅之情節說知店主訝曰真好胆略此金蠶姑教食人腹蔡姓曰今食了可除滅此惡廢店主曰君只道金蠶只此一個耶通延平何止百十家就算與君除去一個尚有若干猶不知此蟲比壓油鳥更難除之蔡姓問何謂壓油鳥店主曰君讀書人尙未看過此奇異此鳥出在南海形如水鴨自呼其名鴨油鴨油其身肉少油多土人捕獲入鼎炊熟取出以重物壓出油來再炊再壓壓至六七次無油只餘糟粕無用便棄于山野此鳥經天露不數夜復活又鳴土人又捕來壓油壓來又棄總不能滅其油不可食堪以點火此金蠶姑任火燒刀斫皆能復活來比此鳥也蔡姓曰南海果有此鳥據汝說食之不能滅吞在肚內無有動靜外又不見何去耶店主曰自古邪不勝正因公如此銅心鉄胆死都不怕諒其必回故主家中若再奉便留之若不奉不遇再費五十兩之銀又嫁與別主矣蔡姓聞說週詳便不再問唯嘆氣曰不滅妖蟲便不爲人拱手而去回至家中日夜籌思無策可除想及臨水陳夫人生前曾除蜘蛛等怪死後又斬白鷄精可撰詞文去臨水祈禱請神來收除之遂作一篇文將蠱毒害命役鬼之慘叙入文內竟至古田臨水廟自行鳴鐘撞鼓拍神案高聲宣讀其文中間警句云古之暴王率獸而食人皆縱魂去七超八度今之賊民奉蟲而害命猶捉鬼來百折千磨不告遇隸精畫像尙能發性有文控爲怪肉身豈獨無聞寒儒尙有捨命吞毒之義大奶豈無救民顯聖之仁延平之慘酷不滅臨水之香火空傳等語一面宣讀一面拍案讀畢化于爐中刻見陳大奶金面汁出諸夫人之金身挪動有大鳥五彩在廟內飛出忽香而不見蔡姓擬是諸夫人感應去收除之因思不撰此文激請未必感應遂回延平蓋人有心切意堅便能動天神茲蔡姓入廟舍不平痛恨之心又宣讀激切之文遂致木偶汗流身動所見飛鳥乃鳳奴萬三石鷄鷓之原形也時延平七縣之蠱毒已

被白姬小姐除去二縣大奶至而笑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不識何方神女早已先來收之遂尋遇曰妃彼此皆通知姓氏來墜得道歸真因由又詢知乃前斬之雜精轉世歸依之事實大奶喜甚欲道歸臨水同爲姊妹白妃辭以意欲西歸大奶曰合意拜誼姐妹豈拘先後出世有志除害救民何論南北皈依待除了虫毒帶難同歸臨水聚樂有何不可白妃與鷄商之俱喜白妃令鷄再飛去啄食大奶阻之曰不須再去勞力一家遇一家還有五縣必要數月纔除得盡今只須一刻便能除之言罷立于高山之巔化一道絞絲有數千萬縷向空洒去手把住總根頭未及一時將絲收回所有各縣金蚤大小共數千皆絞纏絲內放落山坡呼鷄鴨白鷄啄食須臾食盡大奶收回絲縷白妃問曰此一網可能羅之淨盡否大奶曰一網打之還怕不盡耳有逃走一二必不敢再如是也白妃同白鷄見大奶有此神變之法敬服之遂願皈依法門矣大奶遂分發高李林鄒四姊妹去奉虫毒之家超度聚鬼託生出世勿使一個飄泊無依自帶白妃先歸臨水爲隊尾姊妹矣正是黃虎江鑿先首服白妃小姊後歸班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百七十二回 三保下西洋局鐘寶 貓霧救太監離臺灣

却說延平地方不知流傳多少年代之蠱毒先被白姬小姐收除隨步又被陳大奶帶諸姊妹又除之只一網打盡大奶曾言即被漏網一二亦不至爲害果然通延平之金蠶除盡惟永安逃脫一二至今猶存惟機密之至鄉隣亦皆不知彼時以網收蠶無人得知諸夫人散各處度鬼有人彷彿見之其奉蠱之主因不見金蠶又諸鬼散去聞人傳說尤溪蔡蕤食金蠶又去臨水鳴鼓拍案喊求陳大奶急除蠱毒所見有神女在雲頭出沒者都是臨水諸夫人來收蠱度鬼也此言一揚無人不感激蔡蕤之仁惟奉蠱之家暗恨之蔡蕤因此得了財又得名譽搬眷回長樂祖居矣且說張天師同陳祭酒回京復命祭酒面奏經過烏龍江收有白龜乃古佩寶所化等情由永樂帝問曰福建既有此寶化龜還有何寶陳廣曰不知惟聞寶出於西洋帝問曰西洋在何方

陳廣曰西洋甲在福州之長樂外海帝悅甲令太監鄭和又名三保同太監王景宏侯顯三人往福州東南諸番國賞賜宜諭採取寶貝命勳撥各省庫銀官軍護送由福州長樂登舟詔書既下有司官先在長樂十洋地方造船工匠數千該處便有人搭樓開店貿易人如雲集竟成大市先有古識云十祥成市狀元來果未幾年馬鐸李騏俱中狀元識應不謬至舟已趕造完峻三保太監等皆至長樂併隨從駕官座海舟其餘賞賜之物並口糧軍兵甲仗諸色工匠分配海船五百餘號俱在太平港甲吳航頭登舟將開駕忽一水手病故急再募補詎蔡挺有堂弟蔡苗去領銀補水手誰知蔡挺在家寫文稟欲去見太監投遞諫止之勿去忽聞弟去補水手忿甚查已領銀人船無奈之何唯自去船頭遞稟太監三保等接看中間大意乃言夫朝不寶金玉惟善以爲寶無用取外番之寶且外番殊俗禽獸那知禮義賞賜之何爲不但空費錢糧猶恐招災禍宜勿去免得後悔無及等語三太監怒曰看此僑儒亂吹罪不容誅今卽殺之恐出行不吉且寄禁縣監待回時帶進京殺之卽將蔡挺交長樂縣舟遂開駛出港歷過東南諸番至一番邦卽將御賜各色之物頒賞知禮義者將土產進獻不知禮義者受賜無報猶嫌太少更有將所賜之物交與幾個先行的領去其餘又來索取又賜之去復又來索取不休船趕開離泊於外島查所獻之物不過土產無一可稱爲寶過有半年不料水手蔡苗渾身發癩遍體起泡將至潰爛三保聞知命丟落海因船夥皆屬同鄉不忍適灣泊於大孤島下諸水手上去代之搽一茅樓砌造這宦家伙雜物多備五穀糧食並衣服各件約算可度三四年之糧將蔡苗扶上安頓自炊爨待至船回時帶回故上官船便開去蔡苗無奈只得一人落在孤島度日待死矣其太監船在海中又歷年經過四百餘番所有御物將盡不得一寶所進獻之物皆屬番之鷄鴨牛羊諸果等件以重價賂之始出皆珍珠琥珀珊瑚之類此雜寶本朝廷御庫中皆備因訪知打拉沙國有一自鳴鐘可爲至寶以重價索取不肯要以寶換寶亦要活動的方肯太監遂令奉一食草扁金之龍馬與換該番見之不識皆信爲龍馬留試三日果食草扁金甚喜遂以自鳴鐘與換太監得了鐘趕卽開船而去原來此鐘不是鋼鐵製造的乃天然自鳴故得爲寶但

太監那有此扇金之龍馬却是太監無中生有帶一驕馬該說不識預以金屑調麩拌草與食扇出糞將來漂洗便現出金屑鎔之便是赤金牽去試養時撥人隨去教之養法身迹帶有金屑暗拌麥草中與食只留三日其人便回隨船而逃其驕後無屑金該番始知追之已不及矣太監若不說此局無一寶如何回得太監又訪美玉諸番皆無唯臺灣有玉山可取遂又至臺灣其權濟長多囉國已傳五代却被土番奪據法度亂禮義皆廢惟強是尚聞中國遣使來頒賞土番率衆數百至海邊承領官軍亦列數百於海惟防護諸土番該番因給賞之物無多不喜將散去太監詢問汝國出何寶可搬出自有重賞該番答無寶又問曰聞有玉山必有美玉怎說都無又答曰美玉却有只是賞賜太薄不喜與之又謂曰汝將美玉獻出自然有厚報衆番答曰厚禮亦不獻要美玉亦不獻其奈我何一面答一面散去太監見散去即令軍士趕他回頭軍士去趕不意被發數枝手箭射傷數個太監即發兵攻之其個個存有刀箭遂來抵敵却被官兵殺死數十人餘皆逃走太監爲既敗不敢再來議帶兵去取玉招本地捕魚之土番引路諸土番皆搖首不識住頓二日並無處招人引帶取玉忽有三個土番來說識得玉山地方今來引帶要重賞太監喜允之遂問前日殺敗之衆番今在何處三番答曰他先不知中國之刀兵利害今試了走躲無地不敢再出太監又喜即帶官兵一千三番引路行有十餘里皆山溪險隘不見坦途疑之喚問引路之番人玉山還有多遠該番手指曰進此內山東便是又行有里許山凹裡忽走一人攔住太監曰前此內山有玉山今被野番燒燬連石都無請即回頭如再入必片甲無回矣太監聞之訝甚問曰汝是何人怎知其情節其人曰某原籍中國遷此三代仍讀書史無如此土番禮義法皆無前日被天兵殺敗之番人因聞要來取玉他即勾連生番分頭埋伏內山各巖谷先遣三人做好細引進內山即圍困雖有翼亦難飛出也太監大驚又問其姓名其人曰伏兵將起快去快去言訖便閃入山峽不見三太監尋那引進之番人已不知去向方知其奸計急令退回下船未行半里內山之伏兵擁出如潮漫山箭下如雨軍士即與之對敵詎該番履險行如平地官軍當不住被殺死無算尸倒滿山又來追趕太監無路可走

驚得魂的皆無正危急間忽巖石上跳出一貓口中噴出濃霧漫蔽滿山衆追至不知方向皆向無霧處追尋方被三太監脫身帶領殘兵如喪家之狗上船喘息不定查點官軍只餘三百餘名趕令開船而去蓋太監尋三命在身又不應死於番地故得此山神指點又得神貓吐霧遮蔽方有命奔回今臺灣有地方貓兒霧者卽當年下西洋三太監僥倖之處也正是風雲接地貓兒霧波浪迷天鹿耳門且看下文如何分解

第二百七十三回 取鳳蛋黃繩枉害命 討寶鐘拉沙鑿沉舟

却說太監幸得神貓吐霧救得脫身回船開走出了大洋近閩只在呎尺鄭和與兩個商議只有一個自鳴鐘怎敢回朝復命今東南各國已歷過既無寶可取尚有西北再走一遭王景宏曰恐糧草不敷卽令管糧官查報猶有一年之糧候顯曰糧總有那御物業已將盡奈何鄭和曰今再去不學如前之濫給先取百國圖來看何番出有何寶有寶處去取無出寶之國便不用去便不至於欠缺也看圖中說有一南海鳳凰山尚有鳳凰蛋徑大三寸外有五綵內堅如鉄日夜有華光投于水水裂開成路投于火火息無烟三太監看了有此奇異便問諸通事曰東南已歷將遍如何鳳凰山未到可知有此奇異之蛋麼那船水手並舵工亦有通外番之語音連爲通事答曰鳳凰山鳳凰蛋只是耳聞俱未目擊此回去東南未有歷遇三太監曰既未歷過去再去一遭若尋無再議遂令船仍駛而行又行了數十日過番國並不進港唯令通事去問鳳凰山在於何處來至一番國問于討魚之番兒答有汝們問之何爲通事曰欲取鳳凰蛋可得乎番訝曰莫非前取寶之中國船去而又來乎鳳凰山在此山後其處有番官防守豈能明取除能殺飛去偷之則可通事曰可曾有人去偷過番兒曰唯有黃繩番至夜能飛去偷之若肯出千金他使用心去偷汝們便有寶回矣通事曰不知黃繩番在于何處怎能曉得他來番兒曰有工錢與我我代汝去尋來通事大喜將小番帶上船中報知太監遂問小番小番將前所答之言說了一遍三保問曰汝可知鳳凰蛋甚奇處小番答曰無甚奇異不過能避水火放光而已王

景宏問曰黃繩番必有翅始能飛小番答曰無翅只是輕捷又問可是鳳凰生的答非鳳所生乃鳳壓巢之寶似蛋故稱爲鳳凰蛋也又問曰汝是何番答曰亦是黃繩侯顯問曰他既能偷汝何不能答曰他乃大繩慣能偷盜我是小繩無能只會打魚太監笑曰他是大繩汝是小繩好極汝去尋他若偷得來賞他千金賞汝五百我船在此專等小繩辭去鄭和等船泊至三日小繩不來令通事上山探查那通事查了二日無踪忽見一番兒通事問之那番兒曰問大繩何事通事曰我叫他去取鳳凰蛋那番人又問取得來有多少賞銀通事答賞千金那番人曰有千金何必大繩去取我去取比他更快通事大喜即帶回船見大監鄭和問曰不管甚人取得來驗看若是真的即賞千金汝名什麼那番人答名小蠔太監曰汝快去取得爲先小蠔便去那夜至鳳凰山岡山上之犬甚惡帶了四個毒惡餅那時犬不在山放心行竊原來遍山皆梧桐俱直參天中間有鳳凰來巢皆有寶在內放光如鳳在內寶被伏蔽便不放光小蠔遂升越無風棲宿之巢中盜出寶蛋存人懷中即溜墜下樹不意有一人舉棍照頭打下腦漿迸出死于地下那打死小蠔者就是小黃繩來尋大繩黃尋了二日方尋着說是中國船取鳳蛋叫我全汝去取賞汝千金賞我五百大繩喜悅來取帶一短棍防犬那夜全小繩至鳳凰山樹下將升上仰見樹上已有人竊取遂伏在樹旁那小蠔初溜落地却被一棍打死大繩便向其懷中搜出鳳蛋又取出四塊毒餅帶至山側與小繩說知小繩喜曰有福之人不用費力天使他取現成與我又曉得我們肚饑且將他餅來充饑好走路回去遂將四個餅一人食兩個頃刻俱死在一堆至天明看守之番兵並番官查知報與番王曰有三個外番來盜鳳寶一個受傷二個受毒俱死在山搜出所盜之寶番王令將其寶歸于原巢三尸懸掛海邊以爲來盜鳳寶之榜樣此一傳揚各番皆知原來出自鳴鐘之打拉沙國卽在鳳凰山之東因聞此情始知換寶之中國船去而又來正無處追趕去討寶旣又聞自來喜甚卽遣百多個善水之番鬼去其泊船之處潛入水裡將各船底盡行鑿破使其不戰自沈國王自帶兵衆駕船前來討寶却說三太監在船等至六七日又無回信正欲命通事去探忽見番船趕至大喊曰中國好大胆敢將假龍馬局我

自鳴鐘去今又來使人盜取鳳凰蛋天不容奸盜被看守殺死奪回鳳寶將三尸號令海邊我纔知汝又來今快將寶鐘送還便能若不送還叫汝滿船一命難逃蓋三太監未曾查此國臨近於鳳凰山忽聞其趕至大驚見其船無多只有七八隻亦不甚恐即令兵船前去抵敵大船趕緊開走正行間回顧衆兵船未戰盡沈水底知是船底被鑿急令人落塔底防護三太保緊保自鳴鐘衆番船趕來幸有順風相送如飛奔馳番船追之不及那水鬼先在水底鑿破兵船要來鑿大船見船底有無數有脚之蛇擁護不敢近船故不至被他鑿沈此皆天子詔命所庇唯三太監之船及載御物糧食文卷等船無恙所有各工匠什船皆沈兵船三份去二份此時鄭和等狼狽至極胆已驚破鳳蛋取不到又失去若干兵船回去只一自鳴鐘難以復命並無主意船至大洋忽起暴風將船飄蕩倒吹原路舵工水手有難施之力聽之漂流誰知天公有意要帶歸殘疾之人三太監亦得藉此回朝復命矣正是風神不使回原路太監將何復旨歸如何復命後卷分說

第二百七十四回 救白鷺蔡苗得奇報 奏三寶太監始回朝

却說天公有意使大風吹轉原路要使其帶一人回去就是得癩瘋症之蔡苗因太監要丟他落海被同鄉安頓于孤島俟回船再帶他回去同歸故土蔡苗獨於自一個在島中先看前後不知是何地場只見峯巒插漢中間有一道溪洞四圍是海四望見別山又不見有船來往人迹斷絕惟有鷺鷥朝去夕回自己又砍大竹編夾茅樓緊紮又用大木爲心以大竹作籬笆遮蔽爲牆壁恐夜間有山獸來晚又以大石疊架堅固即閉蓬門而睡居之久胆亦大了山路亦熟夜夜出樓觀望是夜無月見對面山峯發亮看看大蛇由穴中出來走上樹去食白鷺各白鷺驚飛散去蛇猶在巢中穿梭知其食小鷺與蛋一會蛇走下樹一溜烟下澗食水回頭入洞光遂不見蔡苗見而忿怒心想那有此強欺弱之惡虫想我兄長都能食滅無形無迹之虫毒我獨不能除滅有形有迹破巢傷卵之惡蛇待天明去看他出沒處設法除之入樓而睡至天明養食了飯步至對面山峯

時衆白鷺去討食便尋看樹上山裡皆有蛇旋之迹又看蛇下澗食水之處唯一條路直裡草偃痕迹甚現遂思得計卽砍大竹削數十把竹尖刀以火焙之更利遇鉄刀接連插于此澗食水偃草叢中鋒尖皆向上插堅固布設周密俟至夜又出看只見又發光蛇又出來又上樹食小鷺與蛋許久又下來到澗食水却被竹尖割破肚復腸出而死光仍如故蔡苗大喜計遂卽趕近前看之其蛇頭大如斗身長有二丈餘指而罵曰孽虫不因我在此那數百白鷺無遺類矣彼時一樹之白鷺見蛇至驚鳴飛散各樹之鷺亦聞聲驚飛夜夜如是此時見蛇被人算計死了卽共飛回樹上頭皆向蔡苗亂叫不休息似鳴謝其餘蛇蔡苗卽仰頭謂曰我除此惡蛇今你可保後嗣而長夜安靖矣衆鷺似知其意又向鳴叫一會各有踴躍之狀天明蔡苗取刀將蛇皮剝下至澗邊洗淨又把身碎十節腸肚丟于山坑皮挂于樹上肉留一節養食其餘切碎以監醃漫漫來作飯菜又斫頭首詎其腦中只有一粒酒杯大圓骨異之將其洗淨放于樓內桌上養其肉食味勝于雞鴨天至昏暮圓骨桌上發光如晝始知蛇出人有光卽此也蔡苗知是夜明珠樓中自此不用點火燈次日衆白鷺陸續啣魚飛至丟入樓內蔡苗知是鷺報除蛇之酬物笑曰君子施恩不望報今日且收納下次不可再啣鷺遂不啣只啣乾柴枝盡丟入樓內蔡苗笑曰我柴豈不能自討何用費力我去討一刻便有一担與汝去啣一年遂不及一担我已傾情不心再啣其仍陸續啣至蔡苗又曰甚好將來起火亦可卽煮飯將此枯枝點起放于籠內便覺有異香勝于蘭麝一會其烟鼻出灶外結成九頭白鷺在烟中翱翔至枝燒盡烟沒亦無又取別枝來燒亦如之始知鷺啣來之寶來報唯不知從何處啣來出樓望之衆鷺卽在本巢中啣出來丟與之遂思度必是鳥從別處啣來香水爲巢至年深鷺之精氣皆感于枯枝之中至焚化時形便現于烟中其九數者乃化于陽九之數也原來那鳥將舊巢之香水盡啣贈于蔡苗又去尋啣別木補巢那蔡苗無意之間得此夜明珠九鷺香現寶又得一暗寶原來此蛇能治麻瘋名爲馬烟蛇食其肉遂漸愈未月餘筋舒癩退又食鹽醃其餘肉癩遂全愈復還原體蔡苗亦知此蛇能治癩喜出望外只是孤身望至二年不見取寶之船回來疑必由別處回去猶

幸糧未盡又有衆鷺啣魚來奉不至饑餓猶望船回日日在於島中盼望不表却說鄭和王景宏候顯破費錢糧數十萬累死軍民數千人唯取一自鳴鐘猶幾乎被搶去今只一寶怎敢歸見永樂帝三人日夜愁腸百結進退無門聞將至閩界更添愁悶忽然起大風吹轉回頭人衆皆憂唯他三人反喜率性被漂沒至風定始能收泊山旁不知此處何地人迹皆無唯見有成羣白鷺往來那時蔡苗在于樓內晝寢被衆鷺或栖于門或栖于內鳴叫如雷把蔡苗驚醒以爲羣鳥又啣有物喚之起身蔡苗便爬起尋討無啣無啣有物那鷺見其起來對他面前搖頭亂鳴飛起如引之狀蔡苗卽出樓窺便飛散看山旁有衆船泊住便認得是取寶之原船喜甚知白鷺前來報信卽至海邊招呼船中之水手見是蔡苗猶在未死皆上山詢問卽報於太監得知欲帶他同回三太監怒曰他有癩症前丟落海汝衆人違令要留此回去今不與他上船若再不遵連汝等皆丟入海浸死衆不敢再說將此情與蔡苗說知蔡苗喊曰癩已愈了求公爺帶回自有異寶獻上衆水手又轉達太監便問何寶癩既能愈可先帶來看驗衆水手遂與蔡苗收拾茅樓中各物又尋取竹篋將枯枝裝滿二篋挑下船中懷了夜明珠隨衆人見太監三太監見其麻瘋果已全愈人比初來時更肥白異之隨問有何寶蔡苗于懷中取出夜明珠三太監看笑曰此乃白石丸何以爲寶蔡苗曰非石丸乃夜明珠三太監又問曰是夜明珠不會發光蔡苗答至夜來自然出光太監曰且待夜來試驗又問惟此一件蔡苗又抬上二篋鷺九香太監共說乃枯枝何用蔡苗命取出香爐與火取一材折成寸放於爐中火點起異香撲鼻刺見烟起中間現出九頭白鷺翱翔太監見了喜出望外曰看不出此材料焚之有此奇異果寶也再取別枝再焚亦照前遂取秤稱之共有百餘斤零取好箱來裝貯停妥天便昏暮入艙看那珠發出光華如畫三太監喜之不勝相耳語曰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詢蔡苗此二寶從何以來蔡苗將救鷺除蛇之因由告知太監又問其蛇現在何處答丟入海流去了太監又問癩從何能愈蔡苗隨答白鷺啣藥來食愈鄭和曰此乃天作並非人爲汝僥倖得此二寶並得癩愈又幸大

風吹轉船由原路泊此汝回得故土獻此二寶不然船不由此經過你縱有此二寶埋沒此地至死無用也乃汝大僥倖也待回闕時自有重賞看官汝道此太監說話中便見其奸佞明是他大僥倖反說獻寶之人僥倖若無他之二寶來湊如何回朝見得永樂而錢糧費去數十萬兵民死去數千復命只一自鳴鐘可見其奸佞之至也蔡茁又同討水手上山去折樓又搬零碎之物下船只見數千白鷺皆擁至哀鳴不已似是難捨遠別之意衆共稱異蔡兩仰頭亦向之拱手作謝登輪開去正是救鳥古今皆有報得人多少反爲仇且看後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七十五回 鄭和釋長樂縣儒士 蔡茁爲琉球國世臣

却說鄭和太監等船泊至白鷺島得蔡茁獻夜明珠九鷺香二寶湊自鳴鐘共成三寶便敢回朝復命得有好風不日到閩仍由太平港登岸進於大公館蔡茁回家纔知兄蔡蕤投享諫阻獲罪拘禁待太監船回時斬決驚甚卽趕至大公館懇求稟太監願將自己之功以贖兄之罪三太監始知乃其兄遂准其弟之功贖罪人皆以蕤蕤食苦誰知其在監還樂原來那長樂縣主取看其稟稿句句連環將來必應其言又聞其至古田臨水求神除蠱言詞激烈感神亦取其詞稿來看句句貼切雄壯因此縣主敬重之令蔡子好看待不可拘束監裡人皆曰本縣主總不難爲至公爺回來恐頭不在肩上蔡蕤笑曰待他來放我我還不出要他親來告罪我始饒之衆笑以爲健人說健話至三太監回日來人便說公爺免蔡蕤之罪釋放蔡蕤笑曰有敢擅擊那有敢放我寫有呈詞在此等寄與大奴才看之再論卽以呈詞付與來人那來人見蔡蕤出言不遜只得將其呈詞帶至公館回話三太監接在手一看却是數句文詞

不棄癩水手之命那有三寶進獻若聽正儒士之言那有萬鬼哀號只一自鳴鐘敢報銷數十萬之國帑幸有九鷺香方稍釋九轉之愁腸旣拘禁於囹圄有擅拿而無擅出必面聖於金殿是者釋而非者誅

三太監看了胆被點破冷汗淋漓背議曰前事被他所料皆着今又奪他弟之二寶若藐視之必至叩關告訴汝我殊屬不便此倔強之士無奈其何不得不屈禮和之且保平靜還朝報銷再議今須如此而行三太監議定將此詞收入不言原來蔡荃回家先求太監免罪至監視兄先說過求太監免罪又將下海始末情由說知蔡荃曰我何罪安用求他故蔡荃始知銀費去數十萬人死去數千即寫便證之那太監至夜裝一槓番果令人抬去蔡家說不是蔡荃之妻接入開看外面是番果內面皆銀計有千兩疑以暫收寄信入監問可收否蔡荃即寄信回家曰猶嫌之太少怎不收他其妻子喜而收之鄭和等步行出遊由縣前經進看長樂縣署縣主即出迎延入花廳談了一會即令人進監請蔡荃先生出來說話其人進監言請蔡荃曰無旨誰敢請我太監無奈曰取咱家之名帖煩貴縣主去請必來縣主即帶三太監之名帖親自進監蔡荃仍不肯出縣主再三勸之曰凡事只可五分中庸不可至八九分過甚必傾况萬人之上一人之下肯施此禮便是與君認錯賠不是不可再為蔡荃因本縣主再三說遂隨縣主同出三太監見了齊施禮曰前不知先生之高才妙算枉屈二載多有得罪昨日已遣送有薄意番果到府中與令郎嘗之今請先生回府亦嘗番味另日再請到公館會叙領教蔡荃因見其有禮家中又得千金亦還禮曰既蒙鑒察前言不謬寬宥怎當承賜佳果何以報答三太監因其如此回答皆喜曰先生欲報答不難即隨咱家進京咱們在主上面前討保奏一官作便同在一處與咱家時常領教可好麼蔡荃答曰亦好不去亦好鄭和問何故蔡荃曰去即要面諫鄭和曰當今皇上極有道之明君有何可諫蔡荃答曰怎無可諫遷母后於陵墓鋼要子於高牆滅方景之十族陷景鐵之九死可是有道明君之所為耶三太監聞了各吐舌謂曰不怕死得異樣又問怎的不去亦好蔡荃曰不去亦好者去必諫諫必罪及保薦之人怎忍禍及之此乃不去亦好也三太監笑答不去好了好了鄭和又曰先生若回府煩與令弟說來日另有酬勞蔡荃答曰舍弟定不敢受惟求公爺保去一處更勝賞賜十倍鄭和問保去何處蔡荃曰現今奉旨撥閩人十八姓送去琉球國為大夫等官欽命柴公爺諱名山來閩選送開柴公爺已到福州求三位

公爺吹薦將舍弟蔡苗之名入冊送去爲番官便沾恩不朽矣鄭和等應允曰這容易把先生令弟作頭名送去必作大官矣蔡綦卽致謝三太監便回去公館蔡綦亦回家矣原來蔡綦在監裡外面之事無有不知聞有柴太監到省選送閩人去琉球國爲官之事情一出監得路便將其弟薦去蓋琉球在大海中始名琉虬明永樂中改爲琉球其國在福州正東一千七百里其地東西廣數十里南北長四百四十里有三十六島水程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里漢晉來通中國隋大業中遣羽騎尉朱寬時取貢異俗語言不通掠一人而還後又率兵至其國擄男女五千人而還唐宋時未曾朝貢明洪武遣使至其國王蔡度不爲禮帝怒欲征之國王聞信賈書遣使請和洪武帝以旣服免征從國主奉表稱臣入貢方物是其通中國之始先是琉球三國爲之中曰中山南曰山南北曰山北屢相爭鬥洪武十五年賜詔諭之而山北亦相繼遣使入貢二十五年始遣王子與陪臣子弟入太學是其入監讀書之始自蔡度傳至尙巴志永樂年間嗣位始併山南北之地隨遣使請封永樂帝遣太監柴名山副使阮良費勅冊封尙巴志爲琉球國中山王併賜尙姓自是琉球有姓請封冊立之始前洪武年間賜琉球國閩人十八姓至永樂中又賜閩人十八姓二次共三十六人爲大夫等官夷官有姓乃自此始時永樂因國王尙巴志遣使賈表請封遂遣太監正使柴名山副使阮良詔勅已到省城選十八姓帶去封王併賜之下西洋之太監鄭和卽帶蔡苗到福州拜會封王太監薦於十八姓之首柴太監應允鄭和等隨帶所得三寶回京復命矣迨憲宗成化年間亦欲遣太監下西洋取寶着兵部衙門呈送舊案照行兵部尙書項忠查驗三保下西洋之原案無矣以爲無案可稽其事遂寢兵部謂諸屬吏曰卷案如何失去若主上窮究怎處有車駕司員外郎劉大受答曰卷案怎致失去乃我預先檢而存之項兵部訝何事檢存大受曰前鄭和下西洋動用錢糧數十萬兵民死去數千只取回三寶乃一時之弊病豈可再平所以檢而存之項兵部聞此忙立起指其座曰君有此盛德此座必君接座也未幾劉大受果升爲兵部尙書正是前車可鑒鄭三保後代堪師劉尙書後事如何再看接續

第二百七十六回 永樂帝遣使封中山 蔡姑婆回閩遇臨水

却說當時朝堂皆中官用事福州取寶之太監未回封王之太監又來選完了蔡苗等十八姓之人由閩下船開至琉球封尚巴志爲琉球國中山王併賜蔡苗等十八姓爲大夫等官配以夷女各姓傳代子孫世襲蔡苗傳至十餘代至萬歷年間耳目大夫蔡金城有一女名紅亨年十六歲不但美蓋通國還有一段奇異其睡橫於桌頃刻魂行千里其睡或一時或須臾即醒或汗出許久方醒往常侍女在旁不敢呼之那日乃姊進房見妹撲睡汗流便搖叫之醒紅亨一醒謂曰不好了這一叫都送却數十人性命乃姊笑而問故紅亨曰某處海船遭風欲覆妹趕去殺退風神戰有數十合風神敗走忽被姊將妹叫回其風神豈肯饒恕諸船乃姊聞而笑曰把夢來作實事因見吾妹汗流遍體必是夢中着力故呼醒既醒猶在說夢話耶紅亨曰姊如不信令人去查探某處海中有船遭風覆沒否便知是說夢話不是乃姊遂與父言之蔡金城卽遣人去查果是日某處海中有三隻行船遭風將覆風忽稍退須臾又至三船皆覆人盡淹死惟餘一二個抱板遇球說之方知風旣退又起之緣故於是家中父母兄弟等始信紅亨所說之夢話乃真有是事始知其日間常睡魂在海上巡遊保護行舟如無風使回如有風遂與之爭戰風退始回所以汗出誠神人也乃姊入與妹曰果有是事是愚姊所害但風神極猛惡吾妹之身軀怎殺得他退紅亨答曰他總猛惡妹身自有形迹揮拒之無不退去其姊又問曰妹旣能殺退猛風還能收除鬼怪否紅亨只此一宗使用無數身力焉能再除妖怪乃姊曰一好在那一教門再學些法使能收妖滅怪紅亨答曰正思無處可學於是父母等遇其睡不敢驚醒之聽其自醒自醒一日紅亨魂遊至海外見有中國船至時值風浪滔天有一藍面男神一紅衣女神分立船頭喝之立刻浪平風退其船進港紅亨觀其情景知是封王之船不知何神便去參拜那女神喜而迎之原來去琉球國封王之船船中請有拏公香火又欽差正使乃閩人請有臨水夫人之香火陳夫人喝退風浪見紅亨進謁看其魂清朗

氣概不凡喜而問之紅亨曰弟子蔡氏紅亨年十六歲始祖名苗係閩人奉撥琉球國爲世臣父名金城現爲
 耳目大夫因弟子志切除暴扶危神魂常遊海上護船殺風奈風神兇猛戰至數百合始退今日因見二位尊
 神不須爭戰只一喝便退去不敢再來故敢斗胆來冒犯求教退風之法術夫人喜曰既有志扶危欲學不難
 吾乃閩中陳靖姑傳授閩山之正法二十四歲同諸姊妹聚集臨水替天行道救困扶危今因封王被請護駕
 至此妹雖天生神骨總未經師傳授焉能戰退風神既有意求學惟此處未能久聚若有得去到閩界邀至臨
 水傳授不但只能退浪猶能除妖滅怪紅亨聞之喜甚答曰荷蒙不棄今年不至明年必至若使到閩界怎的
 能抵臨水再祈指示靖姑曰如一到閩界擇好巖谷坐其中喊叫臨水陳靖姑何在琉球國蔡氏紅亨來了只
 此一叫即有人來帶往臨水相會紅亨遂記在懷即先參拜爲師尊畢又問那藍面何神陳夫人曰乃自捨一
 命保全數千家死劫請換一字救得數十萬生靈之擎公請同護駕而來今吾妹且回去至閩再會紅亨拜辭
 回家醒轉不言誰知此回封王萬歷帝密令太監訪選有美番女帶四個爲宮娥太監至諸事都辦完欲回京
 卽行仿探知耳目大夫之女蔡紅亨美色且有神異指名選之又選其次者三名國王怎敢不送惟女之父母
 悲傷難捨紅亨謂父母曰王命怎違得但女兒此去到閩界使回不至遠去望勿過傷父母以爲誑道旣去安
 有回日不數日太監回船帶紅亨等四女而去至閩界長樂地方船泊梅花道頭紅亨密託水手上查永樂年
 間有閩人十八姓內蔡姓名苗之後代本族在此居住否水手卽代查訪蔡氏族中甚旺現住宋家生遂有族
 人來引帶紅亨面見太監曰俯容去拜祖卽回太監令小太監帶去帶回遂至蔡氏宗祠內拜了祖先又與諸
 族人會叙昭穆原來蔡甫乃尾房現之族長稱紅亨爲姑婆見禮畢出至海邊見一巖谷天然如南海普陀巖
 卽照大奶所囑入坐巖中聞聲叫曰臨水陳靖姑夫人在上琉球國弟子蔡紅亨來矣紅亨只喊此二句便眼
 閉不動小太監見許久不下近前看時氣已絕了原來陳夫人同船渡回暗隨在旁至紅亨坐叫卽帶生魂回
 於臨水紅亨尸解而化小太監飛報上船太監親至驗看猶疑詐死屍停三日將以焚化蔡氏通族並衆鄉人

皆來求懇勿焚留肉身爲神太監亦是閩人因聞說其坐巖喊叫臨水大奶卽化去亦知是臨水奶威靈必被帶去爲神遂以不化只帶三女回京復命衆鄉人卽以紅亨坐化巖石之處建廟矣那紅亨被大奶帶去臨水傳授諸正法同作姊妹紅亨又想父母魂返琉球國出現見父母說至閩界往臨水宮學法未曾進京之情由父母聞之似信似疑紅亨忽然不見後始知至閩界卽化一家哭泣紅亨又出現曰女兒雖死如生要見卽見何用悲傷果然時常出現安慰父母之心自此琉球國之邪魔鬼怪皆被收除淨盡海邊遇難者喊救如响長樂之人如有事呼琉球國蔡氏姑婆無不顯應後肉身被琉球國盜回此處只存手袖在本族家中正是本族只遣花手袖道家常請蔡姑婆下接何事請再續閱

第二百七十七回

明縣令讀詩辯評盜

敏紅橋聯句贅乘龍

却說福州永福縣有一寒儒姓張名謹後遷居在省城較場邊之紅橋左旁妻高氏十五娘年方二八才貌俱佳張謹在黃山鄭家教讀將近端午節家中十五娘望夫放節假回家望至初四方回十五娘笑問曰有若干束修帶回張謹曰莫講起奈東家一時掣肘束修說寬過節再三告窮不信故挨今日方回十五娘笑曰空手回來明日怎處張謹曰正苦無錢作節如何是好言訖嘆氣出門口與隣人講別話須臾進來見妻題一首詩於壁上念曰

蒙正當年水祭竈 性之畫馬送神行 端陽節到無須苦 水釀菖蒲味自清

張謹看此詩心終不悅又趕去黃山索束修誰知東家因訟案拖累在外調處不在家中至三更無回只得黑夜走回至白湖洋中有人在後面牽牛至身旁將牛索遞與之曰勞動代牽一刻我去就來張謹接索欲問何來何往其人便飛跑而去如別人必丟而去張謹乃至誠君子以既接了便不敢去思站着等他不知等到何時且牽且行他必會趕來討牛遂牽至下渡三叉街忽有數人在後追至張謹被擒住驚問何事其人曰拏偷牛賊問曰我何曾偷牛答曰牛現牽在手張謹說乃路上之人交代牽其人曰代牽便是賊伙且到縣堂去辦

其人遂將張謹併牛送至縣堂天明縣主訊問張謹供非賊路上遇人交與他牽問曰可認得此人屢此人何名供黑暗中看不分明縣主曰此說便是汝偷張謹曰斯文焉能爲盜縣主曰因甚半夜獨行張謹將在鄉教讀端陽空手回家因妻題詩又去索取束修又無回來路上遇牽牛之人接牽等情實說縣主曰苦寒儒家無錢被妻題詩又趕去作賊明是汝妻迫汝可念出詩來張謹將詩念出縣主照錄上紙看了曰汝妻詩中有古人窮極水與畫馬都可祭竈端陽何用苦此詩是汝妻作的答曰是縣主曰果是喚汝妻來問便知卽令原差去帶十五娘聞信亦驚恐只荆釵布衣破紙扇遮面隨至縣堂問何姓氏幾多歲高氏答十六歲縣主問曰汝夫昨日在學堂空手回家汝怎題詩迫之爲賊牽人牛十五娘答曰因夫交無束修回來愁苦不勝小婦人作解其愁非是迫之縣主問不是迫可念出原詩十五娘念出縣主聽了與前同又問曰此是汝作的我却不信果是可當堂再作一首十五娘卽答曰請出題目縣主卽以偷牽牛爲題五言律一首限牛字爲韻十五娘卽念云

二八正風流 家貧不自由 竹釵斜插髮 紙扇破遮羞

洗面盆爲鏡 整髮水作油 妾身非織女 夫婿豈牽牛

縣主未錄其半十五娘八句已吟完縣主訝而贊曰有此敏捷便出口成章此八句詩勝千言萬語之洗冤不須再訊自明矣失主應坐誣良爲盜之律處治今且從寬免究可將原牛賞張謹領回在審人當堂釋放此事一揚無處不稱贊紅橋高氏十五娘救夫之詩勝過蘇蕙娘之回文錦也此案失主不願牛被賞與張謹遂自訪知偷牛乃其族姪因偷牛出欄見後有人得知追來遇着張謹隨手與牽自走去僻路躲避查得確實問之亦認只送祠堂拷打了事此乃洪武年間之事高氏十五娘生一女卽以居屋前之橋作名其女張紅橋自幼傍母學文有其母必有其女至十六歲才貌雙全有人說親皆不肯納或問之家中人答父母主意不得女

要自擇結有詩社要求聘者本人親到當面出題彼此對考有相等者不論貧富妍醜即招之爲婿因此一場無日不有人請考有來者皆延入內只隔一簾彼此出題互相吟詠皆不及無不自愧而去十六歲起至二十歲無一個才能相近當時有林鴻王再陳安陳仲完唐震鄭定王褒唐參高棟王恭十人謂之閩中才子內陳安已于榜首刑沒矣林鴻字子羽福清庠生聞張紅橋之才殺倒閩中諸文士因妻已亡遂與考彼此對戰至三日皆無敗遂招爲伉儷矣張謹自官賞牛後作事如意以爲女贅有婿將紅橋之屋與婿居住自同妻十五娘搬回永福九年林鴻鄉榜舉人上京會試未第補繕部員外紅橋在家中吟尾韻鴻字詩百首寄至京師林鴻在京中亦吟尾韻橋字詩百首寄回彼此常以詩歌相答林鴻在京與王再解籍以詩酒交之最厚日夜盤桓不倦二人因見紅橋所寄之詩歌皆稱羨不已想紅橋有此等筆墨何得親覩顏色愿拜下風蓋此二人亦大名望之才子王再字孟揚祖居福州永福洪武庚午科舉人授翰林院檢討解籍江西吉安人七歲能文十八歲中舉人連捷進士明太祖親選爲翰林院庶吉士上表密奏治亂千餘言太祖擢爲監察御史是時有都御史來素甚橫朝中無敢言其惡獨解籍具疏奏其奸狀太祖覽奏雖喜惟以解籍少涵養將來必爲衆所傾令召其老父面諭曰凡材之生甚難大器者必須晚成今與汝子歸家益進其學可也又面諭解籍曰且歸去十年後再來大用是以解籍歸江西吉安十年建文接位起復解籍爲御史兼內閣學士未幾燕王將渡江解籍與同僚友周是修胡廣三人約同死難至燕王起兵渡江陷京襲位建文逃走三人應死解籍使人去覘探胡廣作何動靜有死無死見胡廣在家中查問家人猶有與食否解籍聞之曰一猪尚不捨性命肯捨耶於是兩個皆無意於死惟一周是修死去解籍同胡廣皆爲文淵閣學士永樂一日謂曰籍廣少同師學習仕同朝學士兩家該結姻親胡廣曰籍已有子臣妻懷孕不知是女是男帝曰必生是女過數月胡廣妻果生女訂爲婚姻無何解籍被趙王所譖出爲交趾國參政因他負才而狂故諸王皆惡之王再亦被譖出爲交趾國牧守於是王解二人在京同日起行矣正是爲赴安南千里地先辭冀北五更天後事欲知如何如下回分說

第二百七十八回 除叛臣永樂取安南 龍權閣正統陷土木

却說交趾國即安南國國王陳日煥因有江西人黎李釐幼時商販其國登岸見沙坡上畫有字廣寒宮裏一枝梅記念之畫緣得一官職那日陳國王避暑於清暑殿之前有桂千樹王出對曰

清暑殿前千樹桂

羣臣皆未對季釐以沙上所見之句對之云

廣寒宮裏一枝梅

王見此對句驚訝問曰何以知我宮中事耶黎季釐將登岸沙上字迹實告之王曰我有女名一枝梅建廣寒宮與居外人不知今被汝對乃天數也王遂以女配之於是季釐專權弑君篡位國王有孫陳平走至京師告季釐奪位弑王帝遣人去責季釐季釐卑詞進表懇請退位還國永樂命廣西都督黃中以兵送王孫陳平還國送至其國半途伏兵截殺黃中回報永樂大怒命大將朱能等率師進討其國遂先擒黎季釐及其子餘衆皆降遂平安靜得其土地府十五州四十一縣所以解縉王再爲安南之參政牧守也二人自北京由山東江西浙江福建抵福州省城不虞公館因林鴻有銀信寄回至南較場紅橋頭林鴻家送書信銀物遂厲其家與紅橋嫂叔相稱那二兄在京見其文墨使欽慕之至今再見其容貌足稱才貌雙全紅橋亦早聞其文才遂不避嫌疑日夜詩文相和留至月餘猶不捨去將王命付於九霄雲外矣是時張謹在水福山鄉教子弟讀書離家有八九里路山皆燒炭地場土名火谷竹林遍野古寺無僧各內山常有山賊聚劫人家各鄉富貴之家皆築有寨防禦遂有一夥燒炭之匪類聚在火谷竹林古寺爲寇賊首無名因一個手掌有蒲扇大就名大巴掌衆以爲異推爲賊頭未數月集有三四百人內并無一個識字名姓都不能寫將外鄉教學先生張謹挾去爲賊之先生張謹怎肯從之因思此個個不久即滅姑從之再作脫身之計賊衆令先寫威風之榜文出去張掛

始有多人來入夥張謹寫云

竹林戍火之山王英雄獨擅兩條脚腿馬趕不前一部鬍鬚蛇鑽不入巴掌伸開如龍鳳之肩聲音喊出有
狼虎之威竹林遙看好似張翼德火谷近親如同尉遲恭一應衆兄弟下山擄掠不許偷人雞擷人菜須至
榜者

張謹寫完一張賊問曰怎說張謹曰句句誇大王之天生奇異品貌不但只作大王將來還會作皇帝此榜寫
多多分掛山下各鄉墩與人看纔怕有去劫掠者不敢抗拒不久大事成矣賊喜曰先生果高才又令再寫十
餘張以竹屏粘貼分掛各鄉村路旁此乃張謹賣美欲與人揭去報官遂問賊曰我家中妻子絕糧必餓死求
撥銀來安家我方放心辦事賊遂遣人送銀來張謹寫信與送去交妻親收彼時十五娘家中聞夫被山賊擄
去大驚無處探信息存亡不知欲自去內山查尋鄉人曰先生母不可去去即被其擄食十五娘哭望八九日
并無消息忽有人來問張謹先生家送信并銀米十五娘接了問那人何來那人知不錯了不答而去任叫不
回十五娘將信開看內說被賊擄去只得從中賣弄待官來擄將榜文稿可送至福州布政司衙門報告中須
譏刺之言不須說只將起句等滅二字指出便洗得非從賊之實情十五娘看了暗喜即僱船至南較場紅橋
女家相議詎王解二人尚未起行聞說取榜文稿觀看皆大笑不休曰乃賊之行略何須怕被擄到官將此稿
獻出便無事矣久仰會母大人剖冤之牽牛詩名揚天下今日得見有不領教一二十五娘曰二位乃翰林學
士金馬王堂大名之才子天下知名之士莫不願拜下風如妾乃斗筭之人有敢在雷門打布鼓耶解縉曰男
子之才車載斗量女才子古今罕有此時十五娘那有心緒作詩因二人說不須怕必會代之周旋便亦放心
聯句唱和解王二人正欲起行又遇十五娘至留連吟詩作賦唱和不已永福地方官有人揭報賊榜轉報至
省城各上司衙門即令官兵捕剿那烏合之衆無多怎當官兵一至已鼠走狼奔被官兵圍住盡行擄獻一同
解省三司會審五名內擬凌遲餘皆立決頭名大巴掌二名就是張謹解進省時紅橋母女驚得淚流不止解

晉王再始同去拜會李布司家中母女望至半日二人方回問濟否答曰怎的不濟因查取原揭報之榜文來查看暗存等滅二字與知又同看謾刺之句皆笑不休被留食便飯着人去府監放會伯方辭回今可放心須臾張謹到家認不得二人十五娘說之方知遂與拜謝解王二人算在此已將兩月謂曰都領教了明日要行至次日二人告辭而去紅橋以夫未歸留住父母作伴誰知林鴻在京七年時有銀信到家紅橋已得病臥床猶作恩夫詩十首方卒迫林鴻到家已死去月餘悼亡悲痛不勝言矣家無餘物唯詩賦文稿滿箱拾看無篇不是望夫早歸之情切更哀悼不已林鴻便不再娶張謹夫婦至山寇平靜亦回去永福矣此且不表回說解晉王再至漳州漳浦地方有在京相好之友人告休在家順途拜會仍留住不放聞說惜乎江河與廣東不接如鑿有江則閩廣往來甚爲便當那王再同解晉寫表奏請朝廷撥役夫數萬鑿通漳州浦江通廣東俾益於行旅遣人賫送進京永樂閱表大怒罵曰爲臣受事退避還敢勞民如此卽令校尉鎖擊二人進京下於刑部牢中妻子俱發邊疆唯可憐兩家之妻子他二人在牢中仍日夜詩酒要樂二人同坐牢至三年解晉病死於獄內先是胡廣欲將女改嫁其女聞知遂入內房取刀割去鼻耳家人知覺趕入奪刀血已兩頰家人問之泣曰薄命之婚姻乃皇上主之父母承之終身有改之乎原來此女卽永樂當年所命許配解晉之子貞亮爲室至解晉死貞亮充發邊界無歸胡廣意欲將女別婚見其如此遂不敢再議矣越數年太子卽位國號洪熙放王再出獄赦兩家妻子還鄉補放解晉之子貞亮爲中書舍人遂娶胡廣之女矣明太祖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傳與孫惠帝建文繼位四年叔永樂奪位二十二年傅子仁宗洪熙在位一年傅子宣宗宣德在位十年傅子英宗正統幼冲嗣位生殺大權歸於太監王振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東宮宣宗卽位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今正統接位權繩歸之遂擅威福是時漠北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併吞諸部漸強脫歡卒子也先嗣位屢犯邊塞至正統十四年也先入貢通事之官利其賄賂告以中國虛實之密事也先求與中國結婚姻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年貢馬曰此乃爲聘禮也朝廷愕訝詔書答之未曾許與婚姻從何而說於

是也先愧怒謀進兵寇大同秋七月也先大舉兵寇其勢甚銳大同官兵屢次失利塞外城堡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率兵萬人出禦之井源領命先行太監王振勸帝親征帝從之命弟成王祿鈺居守親征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廣楚學士曹鼐張益隨征命太監金英輔成王居守帝同王振并官軍五十萬出居庸關過懷來城纔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草全軍不進諸兵士僵死滿地也先詐退誘師深入車駕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糧草全然不顧諸大臣阻之王振不聽適連報至井源四將等大敗時天將暮有黑雲如傘罩在營中忽雷大作王振惡之又報前軍朱勇等軍兵全沒王振始懼次日回軍或曰車駕宜從紫荆關行庶保無虞王振不聽令從蔚州行原來王振乃蔚州人因欲邀帝幸其家以爲榮耀又恐人馬踐損田中禾稼倒繞四十里方復轉東而行至狼山追兵將至王振遣將率兵三萬騎禦之兵將進雞鳴嶺與北兵對陣被其夾攻官兵傷死殆盡帝駕至土木地方日尙未暮去懷來城只二十里因王振自己帶有服物之車數十輛未到不行待之兵部尙書廣楚請駕快行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卽駐紮土木地方誰知此地并無水泉可憐軍士饑渴掘井深二丈不得點水住一日也先兵分道自麻谷口入圍之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兵添多也先遣使持書問肯和否帝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同去王振急令移營而去行未二三里北兵四面圍攻兵士已饑渴二日力不能支不戰奔逃又不能出脫自相踐踏死者滿野其隨駕之官虎賁受箭射如蝟帝與親兵騎馬突圍不能去曹鼐王佐文武諸大臣皆沒於陣帝之親兵失無一人無奈只得一人下馬盤膝而坐於地有一敵兵見帝之衣甲鮮美欲取之帝不與舉刀欲殺之衆敵兵阻之曰此人非常不可殺且帶去見太師遂擁去雷家站見也先之弟塞荆王詰問帝不答他再三要問帝轉問之曰汝是也先耶或伯彥帖木耳耶或是塞荆王耶塞荆王聞此驚疑遂令人去報與也先得知也先至塞荆王將帝所轉問之語述之也先召有去中國之使者來問認得是大明天子不是使者看了驚曰正是中國皇帝也也先大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果有應乘問曰今被我擊來將何以處之中一人名公大喊曰殺之矣伯顏帖木兒聞之大怒乃呼也先曰南軍交戰敗者人馬必中刀箭不中刀箭亦踐傷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被踐壓中刀箭還敢問我們等之名號并無一點畏懼忿怒之顏色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賜我們今雖被我們獲來要殺之我等不反負其恩耶宜遣使告於中國令人來迎回去萬世之下豈不稱我們爲好男子乎衆皆答是理我國猶中國也也先遂將帝送交帖本耳營中卽令看護矣正是重生正統大明帝全在伯顏帖木兒欲知下文如何再看分說便曉

第二百七十九回

于謙奮六軍保社稷

姚銑借五雲認英宗

却說明英宗正統帝被也先所獲送交帖木營中看守報至京師皇太后卽遣使賫重寶八車皇后亦盡收宮中財物湊之趕至也先營中請還車駕也先物收去不還皇太后因車駕未還卽立皇太子名見深時纔二歲命成王爲輔代理國政遂抄王振家族誅之起先帝被擁去有護衛將軍樊忠以所執之金瓜鎚擊死王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旣擊死王振自亦突圍殺死北兵數十人不得出而死時朝中請族誅王振家將其親隨馬順王毛斬首并其姪王三斬于市族屬不分小長皆誅之王振之家京城內外有幾處皆重堂遂閣仿佛皇宮抄出器服綺麗珠寶無數金銀六十庫無何將帝擁至大同城下也先約曰若城內索有金帛卽與帝歸廣定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旣獻與收帝亦不放都督郭登謂曰此總哄我莫若設計劫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選壯士幾千人各執刀斧將出因有人說不可揆延許久被知擁帝而去道由宣府而過守城總兵楊洪不出事聞於京遂擊楊洪下獄帝被擁出塞過貓兒莊歷蘇武廟李湊碑至黑松林入也先大營中也先屢欲謀害帝天忽大雷雨也先所騎之馬被雷震死謀乃止帝身旁唯有袁彬俞銘隨侍又有護衛沙蒞里亦隨帝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時朝堂諸大臣議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臣交章以皇太子冲幼成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成王再三辭讓請遵皇太后命成王遂卽位尊帝爲太上

皇改年爲景泰元年太上皇在漢北伯顏帖木兒屢言送還也先遣使費書來言欲送太上皇還京賞賜來使金銀百兩因來書詞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曰寇賊非真意心長禍而入不可不預爲設備卽遣將守諸要隘果也先寇大同時有太監名喜寧降于也先教他勿還上皇可驅兵取北京也先聽之以喜寧爲引導挾上皇入寇攻敗紫荆關是時人無固志朝臣多請幸南京避之于謙抗言曰京都乃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廢百官帑藏倉庫皆在其間若一動大勢盡去矣卽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遂出榜告諭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也先卽破了紫荆關長驅至京城朝廷卽令石亨等軍於城北于謙等共事都督孫鍾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忝其軍皆背城而札都督楊通御史王善守城于謙身先士卒鞞環甲冒出城得勝門以示必死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忿勇氣百倍與也先鏖戰也先大敗北喜寧說曰可遣使議和索大臣迎駕大臣至殺之消恨也先遣使至京諸大臣皆不敢出唯以通政王復中書舍人趙榮二人往迎上皇至也先營中見上皇進勅書也先問喜寧來二個是大臣否喜寧答不是也先喝曰汝皆小官快回去令王直胡索于謙石亨來迎駕勿遲上皇密謂王復曰彼無好意不快去令休矣王復等辭出相謂曰幾乎命盡于番營有再去者必無回矣未幾上皇亦有書至京索取大臣迎駕帝令公卿集議廷臣稟請遣官去進冬衣并迎上皇羣臣皆懼不敢去事遂寢矣有新進士姚銑福州侯官人因聞滿朝文武皆貪生怕死無一個敢去迎駕忿自上表請行帝閱表召問卿乃新進士未見太上皇面怎的敢去銑對曰臣平生有許國之丹心至彼便識得龍顏故敢請行帝以自請許之以姚銑爲禮科給事中費表并冬衣迎駕姚銑至也先營中也先問曰給事有許大前程有敢來迎駕姚銑曰原未受職之進士因朝廷官皆不敢來故自請來進衣迎駕也先笑曰胆果大諸大臣皆不敢來新進書生敢至今不須別說如認得明帝便與迎歸認不得卽殺之姚銑答是也先曰你且出去候着停會再帶進來認姚銑退出外廂等之尋思一死總難免卽寫一信寄回家決別中有詩句云

許國丹心今日盡

輸忠白骨幾時還

寫畢託人寄回須臾有人叫姚銑進內間見有七八人列坐堂上皆一樣面貌一樣衣服也先令立塔下認姚銑熟認一會指曰此一位乃中國天子姚銑指是第四位也先指以第三位曰此個是汝主君姚銑又指此位不是這位是也也先又指五位問之姚銑又指此位不是此位方是也先曰要認真進衣服認錯加罪不輕這一個且上進了衣服且說姚銑跪拜進衣左右代接過令退出也先曰汝從未見天子而怎知那個是真的姚銑曰真命天子頭上有五色雲起故認之不錯也先曰果不錯應當送駕回朝只是汝有大罪難恕姚銑問何罪也先曰當面指天子一指難堪豈容三指不殺之必與後人效尤銑曰肯送天子回吾即死有何怨耶也先令人將姚銑殺死伯顏帖木兒聞報趕至而姚銑已殺死矣謂也先曰大明帝天子氣尚在未退不送還作甚那中國使者既認得主君怎的又殺之也先曰五色雲別人看不出唯他能看之必非凡放去必爲後患他既天子氣未退送還之于是也先決意送還那正統帝豈真頭上有五色雲此乃姚銑之智看他七人之中貌皆有些相像衣服一樣唯歡容與愁容分別認定唯一個雙眉不展面帶鎖悶之狀放胆認之故不錯因被詰問何知以五色雲答之也先聞正統帝頭上有五色雲決意送還帝正歡喜聞姚銑被殺甚憫惜之脫自身之蟒袍密令王彬去拾其骨殖包帶存回誰知也先要遣使送上皇喜寧又入阻曰那有白送之理務要大官來迎必須重禮禮不重猶不還之今知送還他道我門怕之也先聽之又遣使索取大臣來迎朝廷聞姚銑被害諸臣更驚于謙進曰他無真意若肯送還何必索大臣去迎從中必有人唆弄今社稷爲重上皇猶次之須益兵保固城池防備其再來爲要帝聽從之不遣使北去使還喜寧又唆曰他爲我爲怯願送還既不遣大臣來迎可添兵攻擊北京他驚服了纔遣官來迎也先聽之添兵剽掠攻打京城正是

雪中加炭嗟讒語

錦上添花怨佞言

究竟如何後文詳續

第二百八十回

阿徙刺勤夫除奸讒

楊御史善辯接聖駕

却說瓦剌也先決意送還太上皇被太監喜寧讒譖不卽送入添兵攻京城適宣府總兵率兵將至軍聲大振也先見軍盛而嚴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姪石彪持大斧突入敵堡壘中所向盡披靡而退石亨進殺石彪率精兵千人引寇王彰儀門寇見兵少上前被石亨率衆夾攻寇遂大敗有神機營都督范黃以飛槍火箭殺傷敵兵無數也先驚懼先挾上皇于陣上于謙探知上皇已移駕離遠至夜舉大火炮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氣大餒挾上皇北遁隣番脫脫不花來助戰聞也先殺敗亦遁去京師圍遂解衆將班師朝廷封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石彪衆將等各有加封也先禦兵回上皇隨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名阿徒刺令侍女在廟中設帳迎駕宰羊進膳遂至漠北上皇左右惟俞名袁彬二人同候常在御寢旁北地甚寒常令袁彬以兩脅溫足是夜上皇出帳仰視天象指與二人看曰天意有在我一時總被小人譖阻終當回歸遂使俞名悄悄去致意伯顏帖木兒求遂還朝俞名求見其妻阿徒刺曰我婦人何能爲我持有得勢之時當進言勸之俞名覆慰上皇勿憂憂成疾至是伯顏妻常勸伯顏送還上皇伯顏向也先言之奈也先聽喜寧教待進財寶來贖伯顏知而惡之喜寧又忌袁彬衛護上皇使人要偵殺之上皇聞知急令俞名去求伯顏妻救之阿徒刺卽與夫言欲保全上皇須召離喜寧伯顏何故阿徒刺告之喜寧阻送駕又欲謀殺袁彬之情于是伯顏愈惡之卽與也先說可使喜寧去中國催大臣來迎駕也先遣喜寧使中國喜寧暗悅去必獲重資伯顏撥軍士高盤同行密令高盤去取上皇書信帶去中國除喜寧上皇以密書縛高盤脚腿間同至中國宣府參將楊俊出迎款宴于城下高盤密致詔書于楊俊楊俊使壯士將喜寧挾抱住大呼快來拏反賊楊俊卽網縛之送京訊而殺之也先聞喜寧被殺又入寇于謙總督軍務遣將分道敗之也先北遁于是伯顏謂也先曰今朝廷之邊將戰守甚牢難以深入既立有君我們空抱不義之名不如送其回去新舊必至相奪我從中再圖可也也先聽從遣其參政完者脫歡費書來京請和尚書胡榮稟白迎太上皇帝景帝不允羣臣共請迎駕帝不悅曰朕非貪此位前皆卿等所行今日復紛紛何也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既定誰敢他議遣

使去回答可以舒緩邊患得爲設備耳帝聞此始曰從汝從汝言了便退入宮中衆臣出太監傳呼誰堪爲使吏部王真厲聲曰臣等唯皇上使誰敢不行興安以諸臣怕不敢去被答此無言入票之時有禮科給事中李實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李實對曰實不才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即以李實爲正使大理寺少卿爲副使指揮馬顯爲通事實領書而行閣臣承景帝意只言息兵講和不言迎回上皇之意李實同完者脫歡北行至也先營中地名八禿兒見了也先讀聖書引見上皇居在伯顏營中所居乃毡帳飲食皆羶酪有牛車一乘乃移營之具左右唯喻名袁彬等二人李實見上皇泣拜上皇亦泣曰朕非遊畋而出所以陷者王振也隨問太后及皇后答曰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等答皆無恙上皇曰也先欲歸我卿回朝善圖之李實等皆稱寵王振所害上皇曰朕不能燭奸王振未敗時諸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也至日慕李實等歸宿也先酌酒相待也先問曰皇帝在此無所用每遣使至南朝今來迎駕竟不來迎何也今只遣汝來相問並非迎駕須回去趕大臣來迎可也李實在也先營中未回其可汗脫脫不花亦遣其平章烏黑麻來京請和帝問誰敢去有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二人全烏黑麻往北路適李實等回京路遇楊善問所去之情形如何李實答也先情意甚好因勅書內無言迎駕不與迎回之情由楊善曰得得卽勅書無言迎駕可從權行之李實等還至京具述也先情節及上皇起居狀稟請遣使奉迎上皇文武諸臣亦上疏懇請迎駕景帝不許又稟請景帝又問李實曰也先講和之意是實是虛李實對曰論其意似是實情帝曰請且待楊善回再議其楊善等先至脫脫不花營中報了命順途至也先營中也先見楊善對答如流喜之楊善遂言請上皇還京也先未允楊善又述過累朝遇之厚不可反覆談論數十言也先悅服應允問曰今送上皇回去還臨朝御位麼楊善答曰大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又問古堯舜如何之事答曰古堯讓位于舜今兄讓弟同之也先服其言等有平章言曰今迎聖駕送何物來楊善曰若送賄賂來迎後世以汝貪賄賂歸上皇今不送物歸之而後世史冊稱皆述矣也先然其言引見上皇次日也先設宴上皇于營中楊善立于側也先令楊善坐上皇

亦曰從太師言坐之可也楊善曰雖在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也先稱曰中國有禮宴罷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楊善等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魯使臣又二日上皇始行也先率衆頭目羅拜以別伯顏送至孤嶺哭別而返仍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既入塞報至朝廷命禮部議復位議尙未定而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迎其百官迎至安定門而入景帝迎拜上皇答拜各述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諸臣就見而退矣蓋正統帝自己巳八月陷北至庚午八月還共一年矣正是一年漠北蒙塵返六載南宮缺月圓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百八十一回 正統帝復位寃斬于少保 石亨論奪門激反建功臣

却說明正統帝北狩一年還朝遜位不坐退居南宮至十二月禮部奏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許之隨命靖遠伯王驥守南宮未幾廢正統皇太子見深立己子見濟爲皇太子至年餘皇太子見濟對景帝言城南多樹木宜防不測景泰帝卽命伐木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知其故大懼之兵部尙書疏請復立見深爲太子皆不允于謙因病告假帝遣太監興安舒良往視二人至見于謙自奉儉甚相自歎息回以告帝帝遂計其家資及一切用度皆上方給之又賜以上膳之鹽醬蔬菜帝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自和製爲丸藥與服之時言官有言于謙權柄過重太監興安謂曰于少保之別事都不說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爵不問家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可尋一個來換于謙可有人應衆聞興安此論默然矣至景泰七年十二月景帝不預至次年正月儲位未定中外憂懼于謙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立憲宗見深也其大學士王杖與太監王誠謀說太后迎取襄王世子爲東宮衆議紛紛有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病不起因思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同於都御史徐有貞家謀議有數夜人莫知之有貞問曰如君所謀南宮上皇知之乎石亨張軌答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再達之乃可至次日既暮二人

又會有貞又云達知上皇了今計將安畫有貞隨升屋頂觀乾象天文忙下謂之曰事卽在今夕不可失遵有邊吏飛報瓦刺兵犯界有貞曰宜乘此報警以備非常納兵入大內護衛誰敢言不可也計議既定皆倉惶而出有貞遂焚香祝天並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是人不歸是鬼矣遂與石亨張軌去會太監曹吉祥及王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卽收諸鑰匙是夜天色晦冥石亨惶惑問有貞事可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卽率衆逼南宮毀牆壞門而入石亨張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呼石亨張軌曰爾等何爲耶衆跪伏同聲曰請陛下登位遂共扶上皇登輿而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屢問有貞等是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同入大內司門者喊止之上皇曰吾乃太上皇也司門者不敢阻遂同扶上皇升奉天殿御座鳴鐘鼓開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後位矣令衆入賀百官駭異乃就班拜賀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知爲上皇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隨詔收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紹蕭鐵商輅尙書錢士悅江淵都督危廣太監王誠舒良于勒陸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春官兼翰林院學士內閣典禮務尋進兵部尙書兼職如故而徐有貞欲殺于謙先是城下殺敗也先之議出于謙石亨功不如于謙而候爵心自愧之乃在帝前推于謙功帝詔命于謙一子爲千戶謙向帝固辭且曰臣如欲爲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也石亨聞之忿甚石亨姪石彪貪暴于謙奏劾之出之大同石亨愈恨之徐有貞託謙求爲祭酒謙向帝求之帝屏退左右謂謙曰有貞雖有才器然奸邪莫測不可爲祭酒于謙頓首而退有貞不知其情以不與求反謗之亦恨甚今帝之復位有貞令言官以逆立外藩襄王之子世議譴王文且誣于謙下獄法司刑官同看于謙並無證據有貞曰雖無證據其心意有之其法司蕭維貞以意欲二字下獄奏上英宗帝猶預不忍謂曰于謙曾有功也有貞進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帝意乃決遂將于謙與王文太監舒良于誠陸玉王勤斬於東市妻子戍邊可憐于謙有再造之功帝陷北廷臣或主和于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欲也先抱空質英宗始能還也然于謙禍基卽萌於此矣于謙死之日陰翳蔽天行人嗟嘆有都

充廣勇而知義爲于謙所任石亨惡之並殺之遂論迎復功石亨爲忠國公陸軌太平侯張乾文安侯楊喜興濟伯並世襲又論隨駕功擢諭銘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給事皇太后隨書詔書廢景帝仍爲成王卽燕矣又晉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務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無何曹吉祥石亨忌徐月貞令諸內監排陷之初帝爲之動又排陷至再遂降有貞爲廣東參政吉祥石亨又譴陷之擊回下獄窮治煨煉無所得惟畜所草浩祠中有無人臣禮之語當死因雷震奉天門宥爲庶人謫戍雲南至有貞去而曹吉祥石亨更橫行無忌矣帝因與大學士李賢語及奪門功李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豈當奪耶當時亦有此事邀臣者臣不敢與焉帝驚問其故李賢又對曰景帝病不起羣臣自當表奏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矣無可疑意何至奪門假使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爲社稷之心哉帝始大悟漸疎曹吉祥石亨矣石亨見帝稍疎不便懷怨望因帝命往來山西大同間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在此關據守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之一日退朝回廡語錦衣指揮使盧旺彥敬曰吾居此官汝等喜之慶二人同答曰公至此地位怎不喜耶石亨又曰旣喜使好耶那陳橋卜稱其篡汝能助吾富貴共之二人聞之股栗莫敢答適有替人童先獻曰惟有石人不勸勸石亨舉事石亨謂其黨曰大同之軍士兵馬甲于天下吾撫之素厚今吾姓石彪在彼爲將可恃也卽以石彪代李文佩鎮朝將軍印耑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占而困矣遂奏以盧旺會李來攻綏德州帝命石亨往禦之替人童先又力勸石亨乘此時舉事石亨曰爲之不難但調度未週待周了爲之未晚也童先又曰時者難得石亨竟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人豈可與成大事耶亨曾石彪與李來戰敗帝猶念石亨功置之不問惟罷其兵權於是石亨謀始慚急事泄家人大懼自上告變朝廷拿石亨治之卽死獄中斬石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罪死於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功陞官者俱令查究帝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李賢對曰不若令其自首免罪帝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皆自首改正矣其太監曹吉祥

念與石亨同功見亨敗揣己不能獨免有降卒數百人每日稿賞以金帛倚爲腹心諸降卒亦念因由吉祥冒功而進片吉祥一旦不測衆命亦休皆應曰愿爲死黨適有吉祥之客馮益至吉祥之姪昭武伯曹欽問曰自古有宦家子弟爲天子者廢馮益曰有君家三國曹孟德遂爲魏武皇帝豈非宦官曹騰之後耶曹欽聞之遂蓄異志時有錦衣衛曹曹來福因公至其家欽慮洩漏風聲譴以他事董楚之幾死帝聞之使人問之曰速改過不悛非不赦欽以前石彪得罪亦先以此語諭之後殺之欽乃大懼帝又遣錦衣衛指揮逮臬訪覘曹欽舉動恐其更甚忽報李來寇陝西甘涼州帝命都御史孫堂統軍征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監其軍尙未行曹欽與諸兄弟并其黨數十人謀曰今旣有人覘伺我甚急若不早發我必又是一石彪矣遂議分勅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明日黎明俟朝門一開卽擁殺孫堂馬昂奪門而入此時吉祥所部之禁兵可爲內應旣定是夜曹欽飲諸士卒酒方二更孫堂與吳謹侍漏朝門見番軍禿亮在曹欽席中飲酒偷走至朝門告變吳謹孫堂嚇甚卽同走匿他所寫奏報投由門縫遞進帝見報卽擊吉祥令門勿開曹欽不知仍與曹宏等率番兵將伯顏也先至東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卽召死士馳至逮臬門逮臬出輒殺之恨覘伺己之舉動也都御史寇清素與曹欽相好因與言官具疏劾曹欽以此恨之遂馳入西朝門尋寇清殺之大學士李賢在東朝房曹欽復馳索之李賢驚出被執曹欽持逮臬頭示之曰今日因此人激變乃不得已也可爲我草疏進與帝知時又執尙書王朔賢卽就王朔處索紙爲草疏同朔報入長安門惟內門堅不開欽放火燒之又往來呼嘯力加李賢肩數次不殺捨之馳去又尋殺馬昂不得時已黎明而西軍稍集有二千餘人孫堂喊曰長安門火起曹欽謀反之兵必少有能舉殺者賞以黃金皆答曰諾工部尙書趙樂披甲跨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隨我來遂有從者數百人孫堂至東安門逐賊軍士銳甚賊衆披靡吳謹帶五騎兵出覘賊相遇力戰死孫堂子孫軌遇曹欽于路奮刀砍中曹欽肩膊孫軌亦死之曹欽始懼夜竄孫堂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後會昌侯孫繼宗兵亦糜至戰兵士奮呼而入其家曹欽急迫投井而死遂屠其家之親黨一時盡死下曹吉祥都察院獄明日

殺于市矣時朝中都指揮門達有寵因思滿朝得進言于御前言惟大學士李賢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二人而已欲謀陷之使被職袁彬因私之事數十劾上帝正欲行其法不以袁彬阻而廢法諭之曰從爾問究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門達遂拿袁彬下獄將嚴鞠之有彩漆軍匠楊暄者聞而憤然不平卽上疏救之疏中言昔者駕留北廷獨袁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甘苦粹然付獄乞御前審鞠則死無憾并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帝閱疏卽令門達拘問門達逼楊暄令供是李賢主使救袁彬若不如是板供卽打死楊暄懼拷死獄中無處伸冤遂伴諾曰果是李閣老教我也但在此言之無人證見不若來請到官廷鞠之我對衆言之彼乃無辭可辯門達信之以奏上帝帝命中官令三法司問訊於午門遂市問之楊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是門達指揮教我板指李閣老也門達失色計阻袁彬始得從輕調南京未一年言官劾門達欺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還復職適達遣戍南丹袁彬餞送之出城如禮人皆以爲難也時乃天順八年未幾駕崩蓋英宗帝先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接七年又還復位天順八年而崩壽三十八先是正統二年夏六月京師旱時御巷小兒爲土龍禱雨詩之曰

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 雨若再來 還我土地

成羣呼噪不知所以誰知預識正統北狩監國卽位及復位之事也謂雨帝者曰與弟也城隍者成王也再來還土地者復位也至憲宗成化元年詔釋戍邊于謙之家于冕婿朱驥田藉給還家產于冕遂訟父冤成化追復于謙官遣人往祭其墓復于冕世襲千戶至弘治元年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傅諡肅政萬歷中改諡忠肅矣蓋忠烈現於詩于少保早年有詠石灰詩云

千鎚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都不顧 只留清白在人間

于少保早年作此詩可知其抱負不凡矢志忠烈所謂詩以言志是也正是何致刑加于少保只因讖現石灰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百八十二回 成化寵汪直阿丑進諷 正德旌劉謹一清定謀

却說英宗復位八年而崩皇子卽位是爲憲宗號成化又寵太監汪直耑制大權選錦衣官校善覘探事者百餘人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因永樂中盡殺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命太監一人主之覘探外之大小事情以報聞今名西廠以別東廠也命汪直出入分派諸官校遍訪大政小務坊言巷語盡行報聞汪直任用錦衣百戶聿瑛在外縱肆貪暴臣民悚惶時商輅起復爲大學士疏劾汪直及聿瑛雖一時罷西廠未幾又復命汪直偵事商輅遂被排謗致仕歸籍諸大臣薛遠等因商輅既致仕亦相自陳而去矣商輅字弘載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鄉會殿試皆第一奉勅修撰資治綱目卒年七十三歲謚文毅至是汪直以諸正人去更所無忘以其黨王越陳鉞皆爲尙書勢傾內外天下凜之只畏西廠不畏朝廷宮中有太監名阿丑善談諧常在上前舞唱戲劇帝不爲怪有諷陳之風一日阿丑粧作醉漢並酒形狀旁人戲曰某學士來阿丑凶狂如故又曰聖駕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監來阿丑輒驚嚇走避又問曰某學士聖駕都不怕只怕汪太監何也阿丑答曰我只知有汪太監不知什麼大天子也又一日阿丑粧作汪直模樣執斧趨跳旁人問故曰我將行兵惟仗此雙鉞又問鉞何名又答曰王越陳鉞帝微哂之隨有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之罪並言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廠不知有朝廷只知有汪直不知有陛下等語帝深納其言遂罷汪直于遠州安置時旣罷汪直帝又惑異端以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賜美女千餘金寶不勝記又聽其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于西義門外毀折民房并建造永昌寺諸大臣諫官皆不言惟刑部員外部林俊言之貶雲南姚州判官又府經歷陸黻諫之貶雲南歸沛宗州初林俊欲劾繼曉下獄帝命太監傳入殺之其太監叩頭爭諫曰自古未聞有斬諫官者臣不敢奉帝大怒曰爾與林俊合謀誣我卽舉所用御硯擲下懷恩免冠號泣不已曰臣不能服事陛下矣帝命左右扶出謂鎮撫司曰爾等合謀頃林俊已死爾等不能復生矣未

幾召林俊陸勲官復原職成化帝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歲傳與子孝宗號弘治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宜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僚曰熊之兆非別慎宜慎火也未幾禮部衙門焚毀城中亦焚燒乾清宮又火災果熊入城不兆兵災只兆火災或問孟春曰此兆出自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惟見宋紀紹興中浙江永惠火災前數日有熊至城州守高世則謂其屬官曰熊乃能火二字郡中宜慎火未幾果延燒官民舍十之八九予憶此事言之不料之驗之也衆服孟春博學孝宗在位十八年壽三十一歲傅子武宗號正德十五歲登位便寵用劉謹太監陝西與平人原姓景泰時自闕爲劉太監役使遂冒其姓因管領教坊得幸弘治中斥逐出茂林司後又謀幹人侍東宮以俳優戲弄爲帝所悅卽位朝夕與其黨以狗馬鷹兔歌舞娛帝之喜而狎焉其黨八人馬永城高鳳維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其一劉謹猶狡而口捷頗通古今曲故常慕王振之爲人至是漸大用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要妄度廷請誅八人疎留內不報又戶部尚書韓文具疏合九卿諸大臣上言疏人帝驚位不食諸太監大懼自求安置南安而閣臣議時有內司禮監王岳亦是東宮舊臣素剛直惡劉謹等所爲與司禮范亨徐智亦助翰文等密奏帝閱疏允之待明旦發首捕劉謹等下獄却被吏部尚書焦芳因與劉謹相好遂私告之而謹等亦知密奏之事八人卽夜趨帝前跪哭曰臣等旣被廷臣奏劾求將謹等割肉餒太恩矣帝因其哭求甚慘心遂動乃曰可有辯謹等又共泣曰害謹等者乃王岳也所有狗馬鷹兔亦是王岳所獻何單罪謹等岳獨無罪耶帝于是罷怒曰旣是他所獻女等莫哭待明日收王岳治之劉謹又曰今諸官無忌混瀆將來陛下所欲誰敢言之帝益怒卽夜命劉謹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邱聚都督東廠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全司營務分據要地劉謹卽是夜命鎖拿王岳范亨徐智押去南京安置外皆不知黎明出內旨方知劉健等嚇甚知事不可爲各上疎求去劉謹遂詔勸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矣其王岳等三人旣押赴南京劉謹又矯詔追殺王岳范亨二人徐智只將足擊折未死有言官吳紳劉玉俱上疏論劉謹佞倖棄逐願命大臣乞留劉健而以謹正典

刑帝閱疎大怒斥逐劉狃劉玉爲民劉謹得志之甚矣至是劉謹內揣合帝意外覘陷諸臣故諸臣自顧不暇莫敢再言帝遂喜以劉謹可委任矣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劉健等致仕不勝歎息于是南京六科給事中載銑等十三道御史簿顏徽上疎請斥權閹以慎國法留保護臣以安社稷劉謹怒矯詔將守仁杖五十死自復甦謫貶貴除名爲民有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疎請詔回載銑等仍供舊職劉謹怒矯詔將守仁杖五十死自復甦謫貶貴州龍場驛丞既貶後謹使人至中途殺之守仁知其謀至浙江錢塘乘夜假去投江丟冠履于水上遺詩在岸有百年臣子悲無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之布按郡守皆信其投水死致祭江邊隨行人渡素誰知守仁隱姓名潛入建寧武夷山中隱之因乃父王華爲南京吏部尚書恐累及隱未幾只得逕去龍場驛任事其父亦被劉謹勒令致仕矣時劉謹以戲玩之物雜陳與帝玩樂伺帝正在要樂特捧數十章奏請之省決帝顧之曰我安用爾耶不去代爲煩我費心也由是凡事章奏皆劉謹決斷矣謹遂矯詔榜劄奸黨於朝堂并頒示天下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一日早朝遺書在丹墀邊帝見命拾看乃告劉謹不法之狀也劉謹大怒卽矯詔令百官三百餘人俱跪奉天門下諸太監立門東察之時盛暑跪仆地者數人今拖出至暮盡送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疏救始釋放矣有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上疏陳戰守策請開屯田數百里糧省內運帝批可一清遂興築邊牆尅期完工而劉謹恨一清遂矯詔罷之亦停工劉謹又恨其築邊牆用費浩大拿一清下獄大學士王敖李東陽力救之始出惟罷其職時正德五年陝西寧夏安化王寘藩反報至京師詔都御史楊一清同太監張永討之清謂水曰藩宗外亂易除內亂莫測奈何永問故答曰今內有一人橫甚公豈不能除之又問是那一個一清遂促席手畫一謹字于桌上張永曰劉謹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已廣其奈之何一清又曰公亦天子信幸之臣現今討逆不付別人而付公上之心意可知矣公至班師回京上密言寧夏事書必就公問之公將寘藩之檄進上并言亂政之劉謹凶狡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乃英武聞之必悟定怒誅謹謹之權柄歸公則前之呂彊（東漢樂官中之最賢者）張承業（唐樂官之忠者）今

之公千載只三人耳張永又問曰事若不濟奈何一清又曰此事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惟公言之必濟須有法術言之倘上不信公須頓首請死上前退離此一步必死護手再涕泣頓首請即行事如遲緩頃刻事泄禍即旋踵而至矣張永聞此遂攘臂而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耳是夜二人事商既定遂率兵至寧夏一鼓殺敗反賊反干寘藩就擒遂班師回京獻俘帝迎之東華門是夜內宮賜宴張永劉謹先退張永見帝取懷中鬼獻上疏中言乃劉謹激變寧夏寘藩心不自安始陰謀不軌之訴狀帝看了張永又言劉謹亂政將謀爲不軌海內愁怨天下大亂將起不早除之待見大亂除之不及耳時有張永太監之黨太監張雄張銳在旁亦助言之帝曰能且飲酒勿多言張永遂泣曰陛下不聽臣言離此一步不能復見天顏矣帝問曰謹將何爲耶永曰欲取天下帝曰天下任他取之何惜也張永曰彼時置陛下于何地耶帝因聞此一語始覺悟從其請即命禁兵收劉謹張永等又勸帝親至謹處觀變時劉謹方睡禁兵排闥入室劉謹披衣起趨出被執就下內獄明日降謹爲閑住鳳陽此時帝遂無意殺謹謹聞發鳳陽之命對衆曰我猶是當太監也張永請帝抄其家有畜積否帝命且抄看看遂抄出黃金二十四萬兩又五萬八千八百餘兩白銀五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領金鈎三千合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袈裟八瓜金龍四襲盔甲三千件弓弩五百掛帝因見抄出此物大怒曰劉謹果反也即拿劉謹付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謹罪三十餘條帝即命法司錦衣衛執謹午門廷訊謹厲聲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下誰敢訊我衆稍稍却退惟駙馬都尉蔡震向前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下可訊得公即令人掌護嘴巴數十罵之曰公卿乃朝廷所用何由出汝門下但爾因何存此盜甲謹曰以衛皇上蔡震曰既是護衛皇上何存私室劉謹詰舉無以再辯帝命不必覆奏即將劉謹凌遲三日梟首所有被害之家爭買其肉啖之其親屬皆論斬其黨大學士劉健焦芳等皆削職爲民封太監張水兄弟皆爵陞揚一清爲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時既除了欺罔之太監未幾又進上惑亂上政之權奸正是其奈前門虎拒虎依然後戶又進狼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說

第二百八十三回 正德微行鰲山折卸 鄭唐談諧官豪賄狗

却說正德帝朝中既除了欺君不軌之太監劉謹中外始得安靜未幾又召大同遊擊江彬來惑上亂政彬乃山西宣府人其爲人饒勇狡險因從宣府副總兵張陔征流賊于山東惟殺掠良民以邀賞班師回京賄賂太監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詎彬機警善迎人意帝遂喜之便留侍左右陞爲左都督即冒國姓爲帝義兒時在帝前講論兵事遂請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其四鎮之兵縱橫驕悍人都被擾苦甚帝常于西內練兵令江彬率兵入內演習營陣校練騎射帝常穿盔甲臨之銃炮之聲不絕禁中有千戶周麟常叱不可如是江彬怒竟陷周麟於死於是朝中人皆畏江彬又有寵幸之太監錢寧賜姓朱寧並張銃張雄等日邀帝遊獵微行不可諫止江彬等又引帝赴大同北邊聞之率數萬騎來犯帝命諸將禦擊寇乃引去于是帝始還京未幾又出南巡不知所之無處尋覓時值元宵京中大放花燈午朝門外高結鰲山都城內外處處皆綵結奇異燈棚諸朝中大臣知會是夜出去玩時有閩中秀才鄭唐赴北場在京來會衆朋友議訂今夜同去看鰲山鄭唐曰今夜鰲山及諸燈棚必定行折除空想去看衆友曰今夜纔放起天又晴怎的不放而折除耶鄭唐曰有敢與我賭輸贏麼衆友曰怎的不敢與汝打賭今夜如鰲山放得成罰汝辦酒席與我們食如放不成我辦酒席與汝們食鄭唐笑曰那里有此便宜事我輸汝觀音請羅漢爾人輸我羅漢請觀音不幹不幹衆以陳唐必輸又問曰如爾贏就一人請汝一次好麼鄭唐遂與衆打掌賭之至夜未黑便有人山人海來看點放將欲點放間忽然鰲山并燈棚煞時盡行拆卸看的人皆敗興而回於是鄭唐贏了衆朋友請之衆皆不知因何中止誰知鄭唐偵至黃昏潛去密貼一對聯于鰲山柱主人見之念曰

鰲山北聳今宵樂 聖駕南巡何日還

諸大臣既聚集正欲出遊忽聞有人貼此對白於鰲山柱上皆嚇甚刻即令兵馬司去押折鰲山并燈棚煞時

間空空如也蓋無人知是滑稽之鄭唐所爲也鄭唐乃福州閩邑人父鄭路曾爲寧波太守因年荒民饑奏請開倉賑濟忤太監王振華撤職了猶令賠補倉穀將所有家產賠盡歸耕後不久而卒只一子鄭唐幼童入泮才學飽甚惟滑稽無比滑稽者卽刻薄也因路遇一道人手執兩竹管因相連無痕縱異之心疑莫是呂純陽下降便問曰呂先生緣何賣姓不賣名其道人仍行不答鄭唐便罵曰千年不死龜道人使答曰萬載不標名鄭唐將再罵之而道人俄而不見却原來真是呂洞賓以雙管爲呂字示人知不知如鄭唐旣知當拜求之不全仙亦半仙也因罵之果終身名不標榜皆困太聰明所致也鄉試慶科不第趕北場亦不第但學旣飽何致屢科不中蓋因筆段極快文章人未做起他已完卷回閱坐無聊將卷尾空白之紙或書人物花鳥或題長詩短句無科不如是有一科題目乃割不正不食文章做完了卷尾又寫曰恨吾生晚矣無三椽之屋傍先聖之居每日得食不盡三引四角枵之肉喫之豈不快哉如同劉鷓鴣一般閑寫閑題每科卷人房本皆擬取元其奈自作賤出不特房皆刷之也因賠補倉穀一貧如洗又好飲只是在外白混三更窮四更富尋常之事時有福州太守夫人瞑目太守隨帶入祝鄭唐寫四句而祝之曰

夫人一貌玉無瑕 四十年來髮未華 何事臨終含眼淚 恐教兒子着盧花

鄭唐祝此四句夫人兩目遂閉太守便嘔吐大哭曰却原來爲此故死不瞑目我豈忘恩再娶而凌子耶太守遂誓終身不娶聞知鄭唐乃飽學之秀才又是前太守之子遂以白金二十兩酬之却原來夫人纔四十歲二子尚幼死後恐被後母磨滅如閔子着盧花之歎故死不瞑目被鄭唐祝此四句警太守以安亡人之心兩目始瞑矣但此回只選四句得二十金猶未奇處更有前仕太守茶某在西湖結綵船請坐省太監看龍舟競渡太監看了競渡上荷亭飲酒有一人渾身着素執孝杖跪荷亭前哀哭道是誰卽鄭唐也因斥逐不去皆以爲顛太守怒甚令押至問供鄭唐只言苦苦任甚問無別言惟答苦苦字不斷太守以真顛令將鎖靠起交與有司

衙門究治鄭唐待上了刑具喊曰我非顛是來訴冤供的太守令將供呈獻上鄭唐曰供狀途中遺失今只口訴冤供的太守令訴鄭唐遂訴曰苦值堂書吏即寫上苦字又訴曰苦又寫上苦又訴曰天又寫上天又訴曰來又寫上來又訴曰苦苦又寫上苦苦又訴曰天又寫上天太守罵曰已知爾苦在眼前何須再說苦供狀不整句訴出却以一字一字念寫是戲弄官長也即令人掌嘴巴鄭唐忙答曰且漫打今就並訴了再責鄭唐遂將四句二十八字一氣不住停念出如布袋倒撒一般寫口供之人一字未完上而四句已念完了太守又罵曰先一字一字念令人無理會今一氣念令人聽不明還不是戲弄官長不掌嘴巴還了不得也鄭唐答此就難了漫又嫌快又嫌今不漫不快供之若再不好掌嘴無言遂念曰

苦苦天來苦苦天 先皇崩絕未週年 三山草木皆垂淚 太守西湖看門船

此時鄭唐乃從容念之字眼分明太守聞之嚇忙問你是何等人答曰邑庠生鄭唐太守聞是鄭唐秀才更嚇甚蓋明朝秀才與今不同有不平事上得奏章鄭唐回答後便身朝外面伏地而哭曰我的太上皇帝連聲不絕太守同太監俱失色快退入內房即令人解放鄭唐鎖靠鄭唐那肯與脫太聲曰有擅擊無擅放可同到京師萬歲臺前奏脫之却原來弘治上年五月末崩至今端午尚未週年太守來看龍舟競渡之款被鄭唐擊着不肯解刑具要同到朝堂面聖彼時劉謹正當道外官有事犯之無救不但太守嚇太監嚇之猶甚也不得不已種賄與之買息密令家人與說百金起說至一千金始罷鄭唐未半日得此益千橫財可不是三更窮四更富也一日鄭唐同四個朋友去看院考發案由東街經過有一吳紳士之屋修整既竣因門開與人觀看大廳正屏柱一聯云

子能承父職 臣必報君恩

鄭唐舉手將此對聯脫下交四個朋友趕緊挾回其家之人聞知趕至將作賊擊獲鄭唐曰秀才們都會作賊耶其家人問曰不同做賊然何偷脫聯板耶鄭唐曰你家主挂此不忠不孝之聯脫去報官定罪快叫你主出

來同去見官家主翁聞知忙出問曰子能承父職必臣報君恩不忠不孝從何而說鄭唐曰子跨父上臣壓君頭還不是不忠不孝也此處言之無益請到學臺衙門辯之纔得分曉家主翁始覺臣子在上君父在下方嚇之遂請鄭唐進內一面令人去趕回聯板便帶笑問鄭唐曰與先生都是通家世誼有錯處只管教訓何必如此着忙下手弟撰此二句以爲忠孝之至不覺顧及顛倒且彼聯板追回即求先生斧削更正自當酬報鄭唐曰豈不知與先生世誼通家賊是激人做因此學臺乃內監錢寧放來扒銀的此回歲考不知弟之窮令人來說有銀六百送入便列一二等若無銀列於下等褫草衣衿因此無措不得已將此大盤俸獻與之猶不止六百之數惟祈諒之鄭唐話未說完四個朋友同至鄭唐問聯板哩共答曰放學錢房待汝去呈送家主翁矣曰原來先生因此緣故所說只需六百銀亦小事怎忍致弟亡家寡產使菜飯先請用了去取板來交銀五人辭遂同上席將徹時主翁人取銀四百與之鄭唐曰要六百分文少不得主翁曰弟實在錦被單雞籠此乃割肉醫瘡將來全家都會餓死一面說一面淚滴衣袂鄭唐遂將銀接收令四個朋友去取聯板回答曰一字人公門九牛拖不出學臺衙門人役皆知投首不忠不孝之証據既人豈能擅出有百金去發方能收回鄭唐曰果有此情却不須滿百可帶四十兩去便可安置取回家主翁聞此說不得已又取出四十兩之銀交與四位去取聯板四人去後鄭唐對主翁曰聞正德帝心腸軟即弟之心腸亦軟適處因見老先生流淚白銀遂讓去二百兩再的乞汝便宜也鄭唐說了便自呵呵而笑主翁曰鄭先生果心慈軟之甚鄭唐以爲反言嘲刺即笑問曰平平地來嚇詐銀四百四十兩其心慈自何來家主翁曰此言並非奉承先生中間有一段報應之由今既蒙先生允諾說之無妨弟自幼隨先伯在湖廣知府任內一日見先伯出府見一人家門首貼一對春聯云

馬嘶芳草地

人醉杏花天

先伯回衙令人去拘貼此聯之家主至後堂問之知罪否其人答無爲不法之事罪後何來又問曰內之不法

無庸說只門前一對聯便不法之甚其內之不法可知矣其人又曰聯句有甚不法耶先伯曰馬乃賤畜壓之頭頂天乃至尊踏之跨下把天地人三才悖亂作地人天此還不是悖逆先伯遂欲以六畜壓上三才倒顛之悖逆詳辨之其人始嚇甚頗獻千金贖罪先伯要二千方罷其人只中等人家不知怎樣典賣至月餘始湊二千之數繳足方放回無事此事已隔多年弟便忘記竟自來之聯對亦家如此顛倒今日被先生識出始覺前之故事但此聯五倫倒置比之三才草率悖逆之罪更重十倍若別人識破便了不得幸遇先生看出略酬些須事便消氣又肯代爲更正永無後患怎有不喜但弟先前滴淚者因自思上代富貴至弟此代便驕傲如不驕傲怎致挂此聯句讓禍現在下代子姪皆懶惰坐食無謀再至下代孫曾必定貧賤因此求先生饒讓不覺傷心淚下今破此四百餘銀不怨面喜者上代得多今下代償少也所言先生之心慈者誠正言非反說也鄭唐聞知笑曰人人都道鄭唐沒良心慣局騙人銀錢無一個知弟替天行道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之婆心惟獨先知之可愧於天矣四人遂取回聯板四人說從中用多少心力方得取回之功勞主翁與之言謝不已隨求鄭唐代改聯句鄭唐曰半字不須改一邊只刁上刁下二字並無一失也卽滅筆與刁鄭唐接筆將尾二字刁放上二字家主翁念之曰

君恩臣必報 父職子能承

家主翁念了以手加額曰原句一字不改只刁上刁下便全忠全孝矣先生之捷才如是酬謝四百銀誰敢言怨也鄭唐等五人辭歸却原來那四個親友抱出聯板只寄在人家空手被其追回詐說已投在學臺號房局出銀了收入懷去了人家取回聯板故說去之功勞鄭唐得一千八百是常事無甚僥倖惟此四個寒儒隨鄭唐便得了飽食又各得橫財十兩乃僥倖之至也正是傍正娘子學績績隨猴婦子有生兒下回再行詳細分說

第二百八十四回 施抱蛋計伏雲中鳳 設湯罌策餌李金蛟

却說鄭唐嚇詐吳紳士四百餘銀能令他喜而不怨可見光棍做得奇異但鄭唐賺銀有此容易毛一千也有四百家中帶妻子只三四人怎得會三更貧四更富誰知各有所好若遇油頭粉粉而不想若見俊俏子弟便尖鑽謀摸別事一毛不拔惟南風揮金如土所得之財因此花耗所以易富易貧也妻陳氏賢德任其所爲並無一語時有一賣鴨蛋青年之子弟生極俊俏鞋襪帽肩担鴨蛋人將呼爲賣蛋弟不知姓何名誰人皆稱羨其美只是蛋價貴過別人買的少打價的多惟鄭唐日日與買價錢無論常叫入食茶皆不肯入那日吩咐明日要蛋二百粒卽令下午挑來切莫遲誤其蛋弟下午挑蛋至鄭唐看了曰個個都是番黃吳阮快挑去換好來蛋弟曰奴的貨無呆請了別人再看若有番黃盡送與汝鄭唐曰人齊貨皆齊我看都是番黃的汝講都是好務要逐個照過但此處無桌可放進內應纔有桌排放此時蛋弟不得不挑進內與照鄭唐遂引入內書房將蛋取出以手遮向日影照着令排疊桌上詎桌是油漆的八仙腳墊高低不平蛋放上便滾下來鄭唐曰爾不防護打破算汝的蛋弟遂把兩手遮住排疊至二百個蛋弟竟把身朴在桌乾兩手圍抱着蛋只恐滾落鄭唐既照完果然人齊整貨亦齊整待我去取竹籃來貯又言曰身不可動一動便滾落地吾弟之本利無歸鄭唐說了進去取二十兩錠銀出來與看笑曰今可與哥爲朋友此二十兩銀先爲定聘禮相好了蛋不要仍與挑回另日要用若干再來言之便隴附身蛋弟欲喊救鄭唐以一錠銀硬塞口內此時蛋弟身若動怕蛋滾下口欲喊又被銀塞卽不願從亦須聽他所爲方知鄭唐設此抱蛋之計令其排就身勢不用拖扯與之行事既完了鄭唐遂把二百個蛋捧還策中蛋弟兩手始能收回將口中銀擲於地下空手欲去鄭唐扯住曰弟莫嫌少蛋弟罵曰你做得好匡套叫人怎願誰要你銀鄭唐曰今不要銀只重情義且同進去飲酒數杯與弟買了心願再講蛋弟不入却被硬扯至後廳酒肴已排使酬上一杯酒勸之飲此時蛋弟落局又見儒雅心便回些持

杯飲酒飲了幾杯鄭唐問曰人人都識我弟爲賣蛋弟無人知弟之姓名但吾弟曾否讀書年紀幾何家有何人蛋弟曰姓雲名中鳳年十九歲只有母兄無嫂唐曰怪道是纔有如此整雅何不開店養家中鳳答曰缺本唐曰弟若有本會開何店中鳳曰家兄曾開過米店因父死纔歇唐曰弟今回去尋有何市頃卽管來取本與令兄同開米店答曰蒙君美意有不承情只是君看那部兵書能施此抱蛋奇計唐笑曰不施抱蛋計怎教飛鳳伏中鳳亦笑曰此計莫說飛鳳伏卽飛豹亦伏二人同掩口而笑飲談談不覺上燈已久鳳欲辭回唐笑曰城門已閉就未閉鴨蛋原担挑回亦被家中犯疑且宿一宵明日挑去賣賣完了回去只說等此蛋錢至更靜在飯店歇宿便無疑矣又欲留貼膚一夜次早便起將銀篋懷內仍挑蛋去賣矣未數日便來取銀開米店鄭家遂付五十兩銀與之未數月來報母死又付銀五十兩與其喪費又過數日來說店本不敷唐又付五十兩與之湊本又過數月來說米店虧本欠米客百金不能還被告在官恐有縣差拘拏奔來存躲唐曰此城內公羞還會進來搜拏可改作女粧爲兄小妾改名爲一鳳誰敢來捕此計何如中鳳曰旣出不得由兄行爲遂將中鳳男假女粧且人本嬌媚再加塗抹花粉勝過西子昭君不與人內只在外書房玩耍唐之牆屋極深前門朱紫坊後坐花園術其妻子在尾落燕出外書房任之行爲也因朱紫坊尾有一學堂日日早晚皆有官家子弟由門前經過去讀書鄭唐日在門前見幾個學生皆美時乃大暑適有李紳之子行過身穿縞白紗衫鄭唐捧一碗墨水由背後潑出去把紗衫污了半截李生回看欲罵鄭唐趕至施禮陪笑曰寫大字用刺墨汁不覺潑汝長衫罪該萬死有敢不陪之理且請進舍下食茶卽買衫照式賠還許時李生身上紗衫被墨水染烏怎得行回家不得不進書房鄭唐卽向解卸把污衣脫下叫出一鳳謂曰此位李相公紗衫被我墨水潑污今我趕去綢緞店照樣買賠你可捧茶陪奉公子李生曰有舊衫借一件穿回連步送還此污衣帶回自洗何敢要會伯賠還之理鄭唐曰污經只大怎能洗得清淨卽污數點亦不能洗去古詩云

一點墨珠污白絲

斑斑駁駁使人疑

縱饒洗過千江水

難似當初不污時

此衫既污只大豈能洗淨總要賠還又指一鳳曰此個是小妾代爲陪奉弟趕去南街綢緞店就來言舉把污衣將門倒擗而去此時李生只得靜坐以待一鳳便笑盈盈捧茶來遞接了隨問曰公子尊處貴姓大名因甚衣衫被相公潑污李生答曰小生寒舍南街李姓金蛟名年十九因行過不覺潑污一鳳笑曰若被別人潑污亦無許快賠還惟奴相公賠之甚易刻去鼓樓前選買尙未卽行回可請後房密談心事慶李生面紅答曰小生無做刻薄事一鳳笑曰讀書哥無一個不是慌木虱都佐假至誠模樣隨口云

有花堪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相逢不折空回去 洞口桃花亦笑人

一鳳遂抱李生進房李生心被搖動便軟軟抱進房內正欲閉門誰知串成圈套鄭唐只在外廂取出二疋白紗在門縫禮禮二人進房便門踏入李生魂魄驚散一鳳跪哭曰賤妾奉命捧茶伺候奈公子見色忘義先以言詞調戲因不順從遂抱進房行強正無擺脫幸相公救之如遲命亦休矣鄭唐問李生曰你怎說金蛟哭曰晚生讀聖賢之書有敢如是奈貴寵硬拖進房有翅難飛今旣出破又這等誣說望祈明察是女強男男強女自有分別定罪唐曰我無夾棍指怎能察此奸情可縛送縣堂嚴刑鞠訊始得實情鄭唐卽取二條小繩把金鳳二人縛住欲出叫來協送一鳳向金蛟曰你會風流到官堂奴亦如前供訴任有口難辯况奴乃賤妾沿街縛送不妨你乃貴公子不特官刑難受况且一男一女縛送出街人必爭看不獨自己無臉猶欺父兄之門風還早求懇如相公饒恕免送從中再議私休若協送之人至萬難挽轉也金蛟聞說便跪下哀求免送鄭唐曰免送不難若認是男強女便可私休不願認送送到官纔得分明金蛟又求曰若不送官便認是男強女求要私休調處鄭唐曰願私休便罷可曉得是什麼私休答曰不知唐曰此私休不遇風流討得風流而已金蛟面紅不答一鳳曰船過水無痕之小事買釋還不爲必要爲辱其身敗及家門之大波浪也金蛟只得頭點點鄭唐曰此頭點點是強勉不是願意還要對大誓了有始有終之願方信金蛟恐幫送之人至急了只得出戶對天跪地誓之曰李金蛟與唐爲朋友半途而廢者終身不第鄭唐笑扶入內房解繩而遂情矣同出至外

書房金蛟曰去解姐姐繩鄭唐笑曰弟解了就好莫管綁死小賤人誰知一鳳早被自解矣欲留金蛟飲酒壓驚金蛟曰另日留得長長食之今要趕回再遲恐家中必疑鄭唐曰亦是即將二疋新紗帶回爲索償而來舊污衣亦與帶回爲憑據又塞銀二錠於懷以爲贖禮金蛟不肯收銀硬被鄭唐推出戶外閉門而入笑問一鳳曰設此計妙不妙一鳳答曰無陳子高雖妙亦難遂矣正是不教彩鳳爲媒灼安得金蛟作友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說明白

